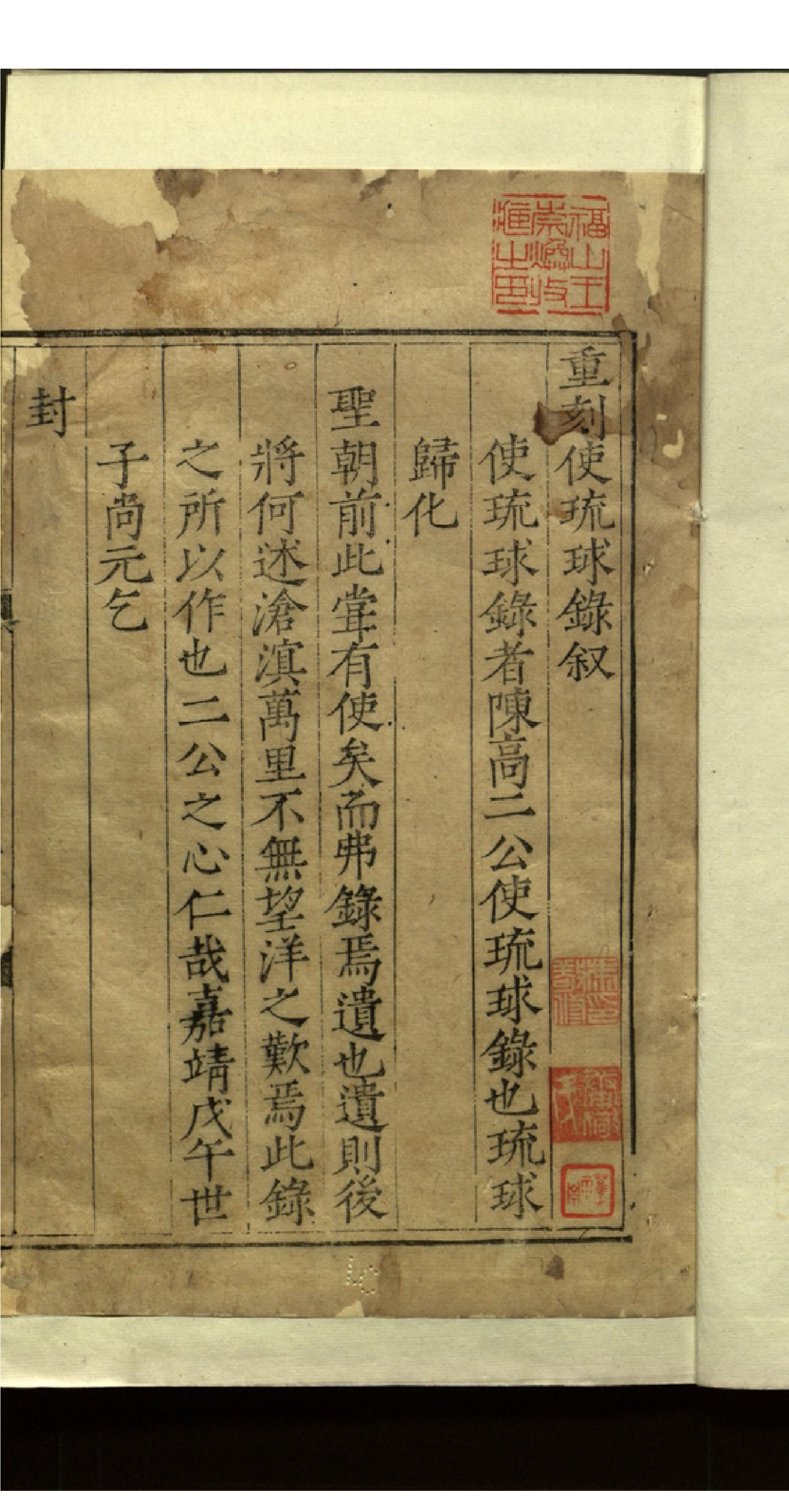


重刻使琉球錄叙

使琉球錄者陳高二公使琉球錄也琉球歸化

聖朝前此嘗有使矣而弗錄焉遺也遺則後將何述滄溟萬里不無望洋之歎焉此錄之所以作也二公之心仁哉嘉靖戊午世子尚元乞

封

上命汝霖與李君際春往首訪是錄如獲梯航
解舟潞河漳人鄭教授者來語余渡海事
余出錄詢之曰得矣而未盡也暨入福城
造船用人惟錄是據間詢舊行故老一二
弗協豈時變不相沿乎將作之竣事之餘
二公前所行者或未逮也且事屬渾論要
實未覈余是年值海警淹遲造船更再造人
亦數新視之前役頗詳然其發端則前錄

資益弘多而又懼其久且漫或遂遺也後
之使者將傷今而罪我矣舟旋之日因類
編之首以
詔勅尊
君命也次以使事禮儀述宏綱也次以造船用
人敬神見緊要也次以群書質異則山川
風俗夷語貢物倂前使姓名詩文而
題奏終焉具始末備稽考也原錄云云者列

于前而是歲所行者附于後嗚呼後之使
者一舉目而星槎海濤燦然指諸掌矣若
夫登之
天府備史苑稽查則二公先之愚何敢再
瀆

嘉靖辛酉十月　日

欽差吏科左給事中吉郡永豐郭汝霖書

使琉球錄序

皇明德化誕敷際天所覆聲教咸暨琉球越在
海表世奉正朔唯謹每易代航章乞封則
遣近臣將事嘉靖壬辰世子尚清以嗣國請
皇上仁覆無外聿修舊章時侃待罪左省俾充
正使往而以行人高君副之銜
命南下歷詢往迹則自成化己亥清父真襲封
時距今五十餘禩獻亡文逸倀倀莫知所

之攷一統志星槎勝覽等書登載互異輿圖
可據依廼甲午仲夏解纜閩江賴
天子威靈海若效順再旬達其國宣
詔勑錫章服如儀尚清率國人稽首蹈躍歡呼
稱職貢匪懈已事遄返十月朔還閩可以
卜日齋沐而見
上矣惟前輩使外國率有紀錄或賦咏非以炫
詞華也窮荒絶裔亦造物者之所陶鎔而

風聲曠邈品藻弗及若道途之險易山川
之怪奇風俗之媺惡人物之醜好以至昆
虫草木之變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之
不齊非特探奇好事者所欲知而使事之
周爰咨諏自不可少也因與高君日紀聞
見凡道途山川風俗人物之實起居日用
飲食之細皆得諸耳目之所親究乃知舊
存紀載殆逞書燕說之類志其略辨其異

此錄之所以不容已也君子之飽道腴者
或寓目焉其大烹之筵薦以海錯庶幾一
下筋乎不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覆瓿之
具爾若繼今使者取以爲擿埴索塗之助
容可乎

嘉靖甲午陽月望日四明陳侃書于閩之長春堂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恭膺
天命爲天下君凡推行乎庶政必斟酌夫
古禮其於錫爵之典未嘗以海內外而
有間焉爾琉球國遠在海濱久被聲教
故國王尚真夙紹顯封已踰四紀茲聞
薨逝屬國請封世子清德惟克類衆心

夷語附

天文門

天 甸尼　日 非祿　月 都急

風 嗑濟　雲 姑木　雷 刋眉

雨 嗑乜　雪 由其　星 波世

霜 失毋　雹 科立　霧 氣力

露 禿有　電 波得那　霞 嗚嗑尼

起風 嗑濟福祿沽　天陰 甸尼奴姑木的　天晴 甸尼奴法立的

雨 嗑乜福祿　下雪 由其福祿　明日 阿者奴

風雹 嗑濟科立

所歸宜承國統朕篤念懷柔之義用嘉
敬順之誠特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
侃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齎詔往封爾
爲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
物王宜慎乃初服益篤忠勤有光前烈
凡國中耆俊臣僚其同寅翼賛恊力匡
扶尚殫事上之心恪盡臣藩之節保守
海邦永底寧謐用弘我同仁之化共享
太平之休故茲詔示俾咸知悉

皇帝

嘉靖十一年八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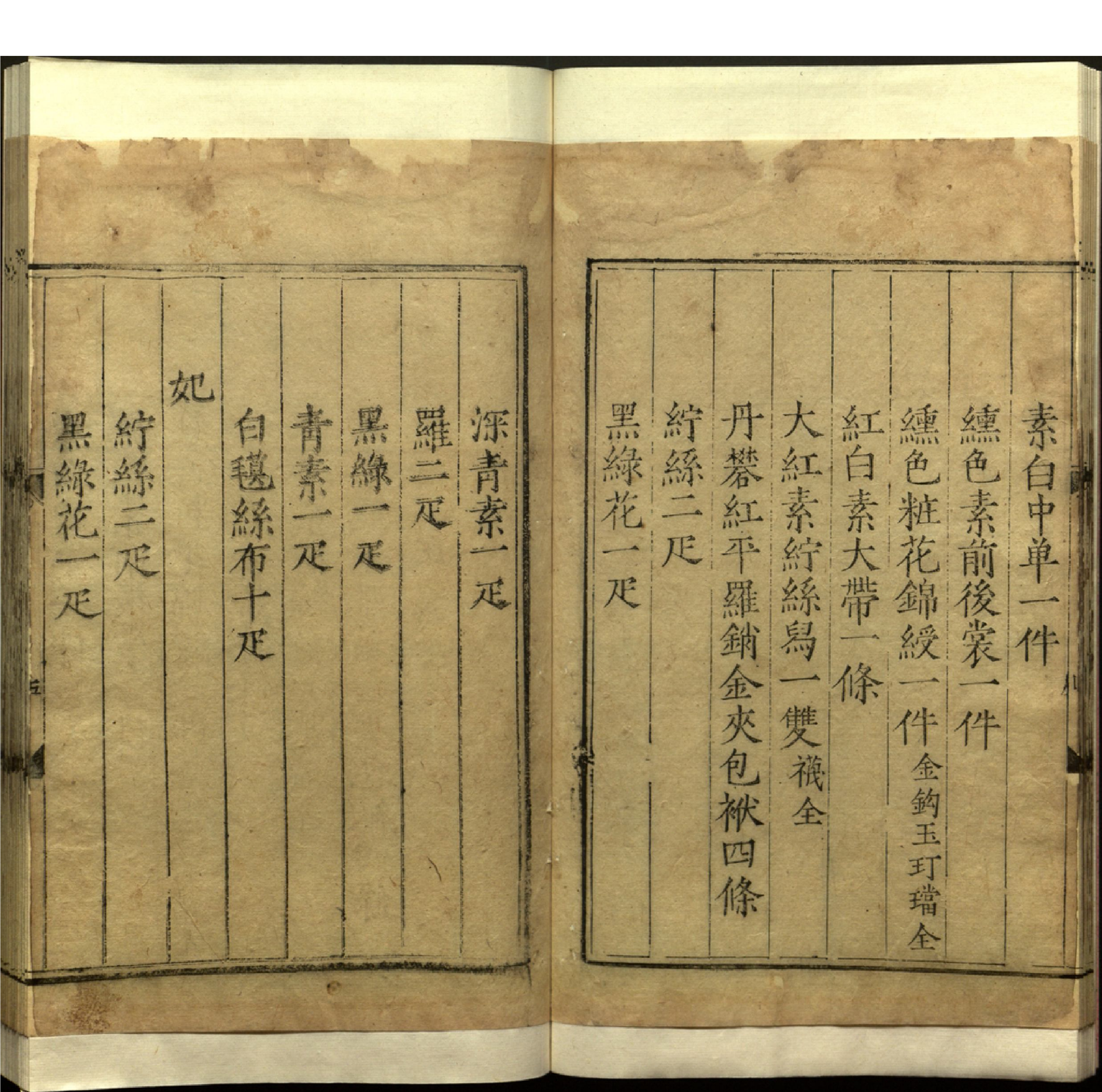
之寶



皇帝勑諭琉球國故中山王尚真世子尚
清惟爾世守海邦繼膺王爵敬順
天道臣事
皇明爾父尚真自襲封以來恭勤匪懈比
者薨逝良用悼傷爾以冢嗣國人歸心
理宜承襲茲特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
陳侃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齎詔封爾
爲琉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冠服綵

幣等物爾宜祗承君命克紹先業修職
承化保境安土以稱朕柔遠之意欽哉
故諭
頒賜
國王
紗帽一頂展角全
金廂犀束帶一條
常服羅一套

大紅織金胷背麒麟圓領一件
青褡褸一件
綠貼裏一件
皮弁冠服一副
七旒皁縐紗皮弁冠一頂旒珠金事件全
玉圭一枝袋全
五章絹地紗皮弁服一套
大紅素皮弁服一件



素白中单一件

纁色素前後裳一件

纁色粧花錦綬一件 金鈎玉玎璫全

紅白素大帶一條

大紅素紵絲舃一雙 襪全

丹礬紅平羅銷金夾包袱四條

紵絲二疋

黑綠花一疋

深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黑綠一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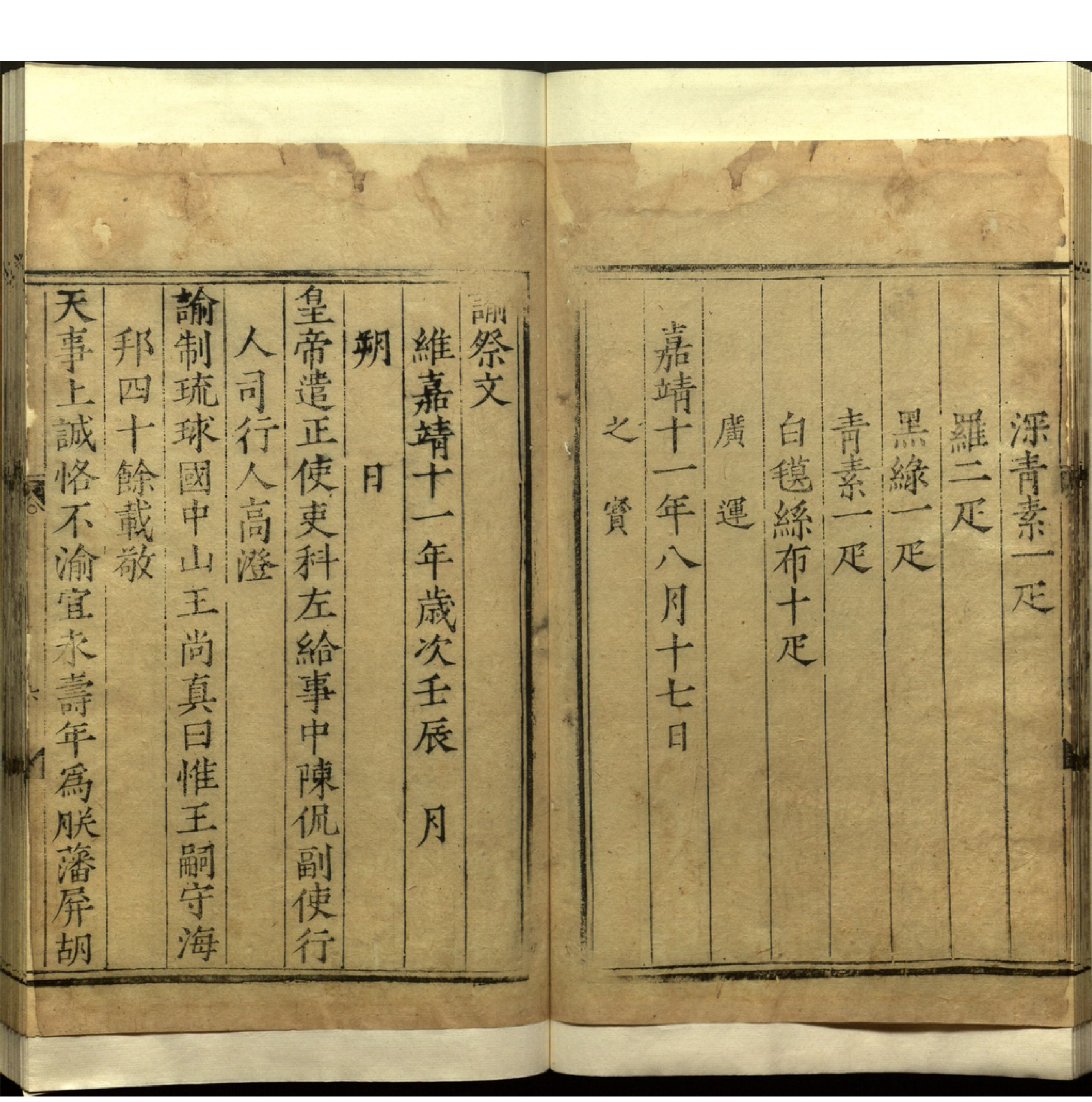
青素一疋

白氁絲布十疋

妃

紵絲二疋

黑綠花一疋



深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黑綠一疋
青素一疋
白氁絲布十疋
廣運
嘉靖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之寶

諭祭文
維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　月
朔　日
皇帝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
人司行人高澄
諭制琉球國中山王尚真曰惟王嗣守海
邦四十餘載敬
天事上誠恪不渝宜永壽年爲朕藩屏胡

爲遘疾遽爾告終訃音來聞良用悼惜

遣官

諭祭特示殊恩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祭品

牛一隻　猪一口

羊一羫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蜂糖糕一盤

象眼糕一盤　高頂茶食一盤

響糖五箇　酥餅酥錠各四箇

纏碗五箇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重一斤　焚祝紙一百張

酒二瓶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受

天明命主宰寰宇凡政令之宣布惟成憲

之是循其於錫封之典遐邇均焉遡琉

球國遠處海陬聲教漸被修職效義閱

世已久故國王尚清纘荷爵封粤踰二

紀茲者薨逝屬國請封世子元朕念其

象賢衆心歸附是宜承紹國統特遣正
使刑科右給事中郭汝霖副使行人司
行人李際春齎詔往封爲琉球國中山
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王宜謹守禮
度益篤忠勤凡國中官僚耆舊尚當同
心翼賛以佐王飭躬勵行用保藩邦庶
幾無疆惟休故茲詔示咸俾悉知

皇帝勑諭琉球國故中山王尚清世子尚
元惟爾先世享有爵封恪守海邦職貢
罔缺爾父尚清事上益恭茲者薨逝訃
聞良用嗟悼爾爲冢嗣國人歸心宜令
掌乃國土特遣正使刑科右給事中
郭汝霖副使行人司行人李際春齎詔
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幷賜爾及妃冠
服綵幣等物爾宜服膺君命圖紹先業

秉禮循義奠境保民以副朕懷柔之意

欽哉故諭

頒賜同前

廣運

嘉靖三十七年　月　日

之寶

諭祭文祭品同前

重編使琉球錄卷上

吏科左給事中吉郡郭汝霖編

行人司行人杞邑李際春同編

乞留

詔勅

原錄云越癸巳五月侃等至三山七月二日與

工修船十一日遣承差齎本赴京謹

題爲求封事切照嘉靖十一年琉球國世子尚清

奉

表請封

欽蒙差臣等充正副使齎捧
詔勅前往琉球封尚清爲中山王臣等隨即辭
朝前來福建造船船完之日過海行禮所有齎去
詔勅聞弘治正德年間修撰倫文叙編修沈壽等曾
差往安南國因彼國欲留
詔勅爲鎮國之寶俱曾題奏
欽依聽其請留臣等思得琉球國襲封事例遠年無
從查考萬一尚清亦如彼國請留
詔勅臣等堅執不從恐拂彼敬奉之心聽其請留又
非臣等所敢專擅如蒙乞
勅禮部查議應否聽其請留庶臣等有所遵守而臨
期不至錯誤矣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鄭珂齎捧
謹題請
旨九月承差至京赴通政司投進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隨該禮部覆題云看得
欽差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陳侃等題稱齎捧
詔勅前往琉球國封世子尚清爲中山王惟恐請留
詔勅乞要查議一節既查有倫文叙等事例合無准
其所奏本部行令各官臨時斟酌如彼國王請
留之意果出誠懇亦宜俯順夷情聽其請留等



因奉
聖旨是欽此十一月承差齎儀制司手本至閩侃等
伏覩
睿旨馭夷以誠敢不祗若
明命
霖按嘉靖三十七年　冊封
命下時科中條陳請留
詔勅一節禮部覆議
旨意與前同

使事紀
原錄云嘉靖丙戌冬琉球國中山王尚真薨越
戊子世子尚清表
請襲封下禮部議禮部恐其以奚齊奪申生也又恐
其以牛易馬也令琉球長史司復覈其實戒毋
誑越辛卯長史蔡瀚等覈諸輿民逹于勳戚同
然一辭僉曰尚清乃先王真之冢嗣立爲世子
有年昔先王辱徼福於
天朝願終惠於義嗣者具文申部宗伯韙之越壬
辰春禮部肇上其議

請差二使往封給事中爲正行人爲副侃與澄適承
乏焉
命丁之日時夏五望也有爲予等不平者曰海外之
行險可知也智者計免而愚者罹之如公論何
不然同寅以序而差一言可决自春徂夏何其
久也曷辯諸予等曰
君父之命無所逃況我生各有命在天豈必海外能
死人哉寅寀有兄弟之義弱者當代其勞何以
辯爲亦聽諸天而已矣不平者唯唯而退六月
各

賜一品服一襲侃以麒麟澄以白澤俱大紅織金
羅爲表絹爲裏綠羅褡護青羅摺子裏亦用絹
使外國必加服者欲其稱國王位賓主也帶以
玉則自備又各
賜家人口糧四名憫玆遐役優以縟御
恩至渥也八月侃等始治裝戒行行之若是徐徐者
因封琉球舊案禮部失於回祿
請查頒賜儀物於
內府各監局彌月而后克明復分造於所司亦難
卒製故弗克行其敢久稽

君命越癸巳五月侃至三山澄亦以六月至閩之三
司諸君承禮部咨文巳將過海事宜會裁已定
七月二日定艘修船
十一月琉球國進貢船至予等聞之喜閩人不
諳海道方切憂之喜其來得詢其詳翼日又報
琉球國船至乃世子遣長史蔡廷美來迓予等
則又喜其不必詢諸貢者而有為之前驅者矣
長史進見道世子遣問外又道世子亦慮閩人
不善操舟遣看針通事一員率夷稍善駕舟者
三十人代為之役則人喜其不必藉諸前驅而

有同舟共濟者矣大蹇朋來憂用以懌即此而
觀世子其賢矣乎敬使所以敬
君也敬
君所以保國也懷德畏威邦其永孚于休
越甲午三月舟始畢工四月十八日舟先發於
南臺二十六日予等啓行三司諸君送至南臺
包肉于几釃酒于尊爵三行予等起謝曰曩時
海國之役必數年而始克竣事聞之舟不易成
也今未及朞月而有航海之期誰之功也敢不
再拜諸君皆歌烝民之詩以贈亦再拜遂別是

晩宿于舟中翼日至長樂長史舟亦隨行中途
爲淺所傷具厥載具狀伏於堦下求爲之援予
等欲藉其爲前驅即日將行事已亟不可辭判
詞於提舉司令中海道假環海衛所禦寇之舟
暫遣其歸此固爲趙亦爲楚也適分守海道都
閫諸君繼至海道亦以
王事爲亟遂遣之五月朔予等至广石大舟亦始至
二日祭海登舟守廵諸君設宴爲餞是日北風
大作晝昏如夕舟人皆疑予等亦有懼心有愛
之者勸遲遲其行遲而得已於行姑少待焉可
也終不能已遲之何益今人既集矣渙之恐難
卒萃舟不速行器具易竊有司費已侈緩則更
倍之遂別諸君慨然登舟連日風逆五日始發
舟不越數舍而止海角尚淺至八日出海口方
一望汪洋矣風順而微波濤亦不洶湧舟不動
而移與夷舟相爲先後出艙觀之四顧廓然茫
無山際惟天光與水光相接耳雲物變幻無窮
日月出沒可駭誠一奇觀也雖若可樂終不能
釋然於懷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
日南風甚迅舟行如飛然順流而下亦不甚動

過平嘉山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
一晝夜兼三日之程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
後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夷人鼓舞
于舟喜達于家夜行徹曉風轉而東進寸退尺
失其故處又竟一日始至其山有夷人駕小舠
來問夷通事與之語而去十三日風少助順即
抵其國奈何又轉而北逆不可行欲泊於山麓
險石亂伏於下謹避之遠不敢近舟蕩不寧長
年執舵甚堅與風爲敵不能進不能遂上下於
此山之側然風不甚厲浪亦未及於舟人尚未

懼相持至十四日夕舟刺刺有聲若有分崩之
勢大桅原非一木以五小木攢之束以鐵環孤
高衝風搖撼不可當環斷其一衆恐其遂拆也
驚駭叫囂亟以釘鉮之聲少息原舟用釘不足
艙麻不密板聯不固罅縫皆開以數十人轆轤
引水水不能止衆曰不可支矣
是時惟長年數人色不少動但云風不足懼速
求罅縫而塞之可保無虞衆亦知其然舟蕩甚
足不能立心悸目眩何罅之求於是有倡議者
曰風逆則蕩順則安曷回以從順人心少寧衣

柂有備尚可圖也有一人執舵而云海以山爲
路一失此山將無所歸漂於他國未可知也漂
於落漈未可知也守此尚可以生矣此恐無以
救夷通事從旁贊之予等亦知其言有據但衆
股慄啼號不止姑從衆以紓其懼彼亦勉強從
之旋轉之后舟果不蕩執燭尋罅皆塞之固水
不能入衆心遂定翼午風自南來舟不可往又
從而北始悔不少待也計十六日旦當見古米
山至期四望惟水杳無所見執舵者曰今將何
歸衆始服其先見徬徨躑躅無如之何予等亦

憂之亟令人上桅以覘云遠見一山巓微露若
有小山伏於其旁詢之夷人乃曰此熱壁山也
亦本國所屬但過本國三百里至此可以無憂
若更從而東即日本矣申刻果至其地泊焉十
八日世子遣法司官一員來具牛羊酒米瓜菜
之物爲從者犒亦有酒菓奉予等通事致詞曰
天使遠臨世子不勝忻誦聞風伯爲從者驚世子益
不自安欲躬自遠迓國事不能暫離謹遣小臣
具菜菓將問安之敬予等愛其詞雅受之時予
之舟已過王所之東欲得西風爲順夏月誠不

易得世子復遣夷衆四千人駕小舟四十艘欲以大纜引余之舟通事乃曰海中變出不測豈宜久淹從者世子不遑寢食謹遣衆役挽舟以行敢告船分左右各維一纜迤邐而行若常山蛇勢亦一奇觀也一晝夜亦行百餘里十九日風逆甚不可以人力勝遂泊於移山之奥法司官率夷衆環舟而宿未嘗敢離左右泊至五日予衆苦之在舟日久鬱隆成疾求登岸以避之而不可得泣訴於予予曰乘桴浮海子路喜之未知浮海之險若此也人至四千力亦衆矣不能挽一舟以行虎賁三千猶足以成武功孰謂浮海爲易耶二十三日世子復遣王親一員益以數舟而來風亦微息始克行法司官左右巡督鼓以作氣自夕達旦夷衆亦勇於用力無少懈至二十四日猶未克到世子復遣長史來曰世子聞至移山刻期拱俟六日不詹中心孔棘恐爲從者憂謹遣小臣奉慰予等謝之二十五日方達泊舟之所名曰那霸港計广石登舟至此幾一月矣予二人局於一艙不便出入暑氣薰蒸脾胃受疾寢食弗安兼以風濤之險日驚

于心得保殘喘以終
王事嗚呼殆哉是日登岸六月哉生明報長史舟至
北山又越五日始抵國較之予舟浹旬之隔詢
之乃知桅拆帆傾非夷衆熟於操舟幾何而不
飫魚腹也越既望行祭王禮
七月二日封王九月十二日登舟而回泊舟之
港出海僅一里中有九曲夾岸皆石惟滅風而
後可行坐守六日王日使人侍於側至十八日
風少息挽舟而出亦斜倚於岸衆恐其傷于石
大驚幸前月親督修艌不爲所傷復止二十日
始克開洋夷舟同行二十一日夜颶風陡作舟
蕩不息桅舵俱折其語具載敬神類中
二十三日黑雲蔽天風又將作卜珓易舵二十
六日風大作相與叩神風若少緩舟行如飛微
曉已見閩之山矣二十八日至定海所十月初
二日入城痛定思痛不覺傷感凡接士大夫叙
其所以無不爲之慶幸
彔按嘉靖三十四年六月琉球國中山王尚清
薨三十七年正月世子尚元差正議大夫長史
等官到京

請乞襲封王爵禮部以請勘俱係彼國官民乃不復
行勘奏
請如故事差正副使二員齎
詔勑皮弁冠服等往時科中應行者吳君時來行人
司則李君際春也
命下二月十六日兵部咨翰林院撰文各衙門造該
用儀物延之三月終未行而吳君有戍事汝霖
乃同李君承乏焉四月初二日也部中監前畏
避之嫌促日起程霖等亦以
重命不可再緩遂請

詔書易名改
賜品服初八日緊然解舟南下七月初抵江西地
方霖意海警連年事須巧速因一面差人至福
建布政司令作速委官伐木造船九月中親至
閩坐督刻次年春汎必行奈地方多事賊報交
馳當事者已疑不能必往又皇皇剝膚之災而
視外夷為稍緩管工官亦泄泄於是船自十一
月起工至次年四月僅完其半賊報緊急不俟
工完四月初四日出塢尹參將令百戶嚴繼先
等接至鎮駕守十一日午刻方至鎮未刻賊已

接踵相望數里不爲所奪倖也亦尹之力也是
年倭奴輳集福州城外稱數萬城門閉者三月
余等亦日日上城同有司巡守先是戊午冬琉
球世子差來迎迓長史梁炫等住柔遠驛盡爲
所掠六月始得脫逃七月終各役奔命者漸復
欲召之行而風汛過矣聲息轉聞琉球三十九
年正月蔡廷會等來修
貢傳其國有領
封之情呈文該司該司以時事艱難國體所係遂
爲轉奏本下部議以舊典難遽變俟海警稍寧

必期渡海終事時勘合到遲將届六月倭寇伺
候海口者又比比予召漳州火長舵工等役中
途又爲賊阻各役依山緣徑而來動經月餘至
則又七月矣前船既有傷損久住内港烏蛤叢
生烏蛤者生於淡水則墜於鹹水生於鹹水則
墜於淡水内港淡水也一至海則垂垂而墜船
板精華俱爲所蝕油灰不能復住水從罅隙而
入何可止也余時與諸司議但挾數十人從夷
舟往夷舟頗小舉動敏捷既不爲賊覬覦又可
藉以濟事有司固執以堂堂

天朝爲此舉動何以威臨四夷若事不易濟寧修
船俟時無得而論欲從權濟事亦須
上聞不然他日誰任其咎余時聆諸君正論亦不能
奪且念事體重大人役頗多又非可一人微服
行者於是內愈熱而情益苦李君亦曰既不能
行毋徒躁動不若專意修船靜俟地方事大非
一手可掩他日當有人諒也余然之火長舵工
等因呈乞有司改造前船八月再定艙至十一
月畢工出塢越嘉靖四十年春二月予遂召集
漳州等處各役亦先期來余欲挾之先出海口

而守各役諜以海口風濤難泊公若往內各兵
船亦往各兵船往而內港虛矣不若擇聽消息
有急而行可也三司諸君亦曰既不能出內港
豈能出外洋乎今歲傳聞賊或不至內地姑俟
之蓋大船出內港水淺必潮平而後行日不數
里自南臺而旺崎而閩安鎮而广石須十數日
而後至定海梅花開洋之處滯重逶迤諜犯之
者其力易及封舟之不能速行此也若大洋中
汪洋浩蕩予固知他舟不易犯即犯之封舟之
威可施夫萬里之外洋猶可無慮而數日之內

港乃能阻人間者豈能知之守至四月忽值內地廣兵之變既平定長樂又報福清之賊既又傳福寧之報余於是朝而側目夜而側耳聆聽然日守一日惟恐報鼓之聲也五月初六則有賊二百餘至閩安鎮之下江時各役告請行粮余亦牒有司漸次散給兵道楊君來言曰今事急且不論行即船將如何守欲發之閩安鎮駕守又已近賊欲行張漢入守閩安鎮又贖無人予曰各役已散行糧行期且夕若復動捷人心解散豈能再集百姓官銀到手寧不支用不行

而復追之歟朴日繁矣楊君曰事果難如是予因曰君來自部中莫謂予等有畏避之嫌今可目覩之且今乃一小報前兩年遑遑時刻緊急不同何如也蓋船既重大不惟行之難而造之亦難不惟造之難而守之亦難三者惟地方無事時可也若如已未年賊旗既到上下紛擾雖委造官皆奔走守城之役儆有用料誰復查理當其時非予亟於收拾纖毫豈可望耶後來敗造諸猶得應用其亦必有自矣至於守之難者謂一於用不行者則踐踏震撼視舟全無愛惜

之心一於用同行者則水木鬱蒸行時必多暴
露之疾余不得已乃參而用之令其輪班更迭
將就全事閩安鎮初六之報令許嚴等牽船前
十餘里又行張漢與嚴繼先陳孔成馬魁道等
嚴密偵賊向往又請於軍門劉公牌張漢若有
急即自座守既賊乃從下江口由長樂松下澳
入福清而船始報安焉五月十九日船至長樂
取水予與李君二十五日起行撫按三司餞於
南臺府縣別於新港二十六日辰刻至長樂時
自二十三日起連有南風各役以二十九日夏
至恐風尚未定三司諸君送者仍欲守候余曰
天時難測今已南風又疑其未定而欲候其定
何時乃定且夥長輩皆余所需以決事者今臨
事卒不敢擔當事在一人信矣遂決而行二十
七日至广石二十八日祭海登舟别三司諸君
二十九日至梅花開洋幸值西南風大旺瞬目
千里長史梁炫舟在後不能及過東湧小琉球
三十日過黃茅閏五月初一日過釣嶼初三日
至赤嶼焉赤嶼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
風即可望姑米山矣奈何屛翳絶驅纖塵不動

潮平浪靜海洋大觀貞奇絕也舟不能行住三
日初六日午刻得風乃行見土納巳山土納巳
山琉球之案山洋路從姑米山而入正也時東
南風旺用舵者欲力駕而東勢既未捷至申刻
乃見小姑米山小姑米山在琉球之西稍過即
熱壁山幸而小姑米山夷人望見船來即駕小
𦪇來迎有二頭目熟知水路且曰既不能從大
姑米山入何可傍土納巳山而入其中多礁予
等聞之駭二頭目一面令夷船入報渠遂躬在
余船道駕從小姑米山而入且云得一日一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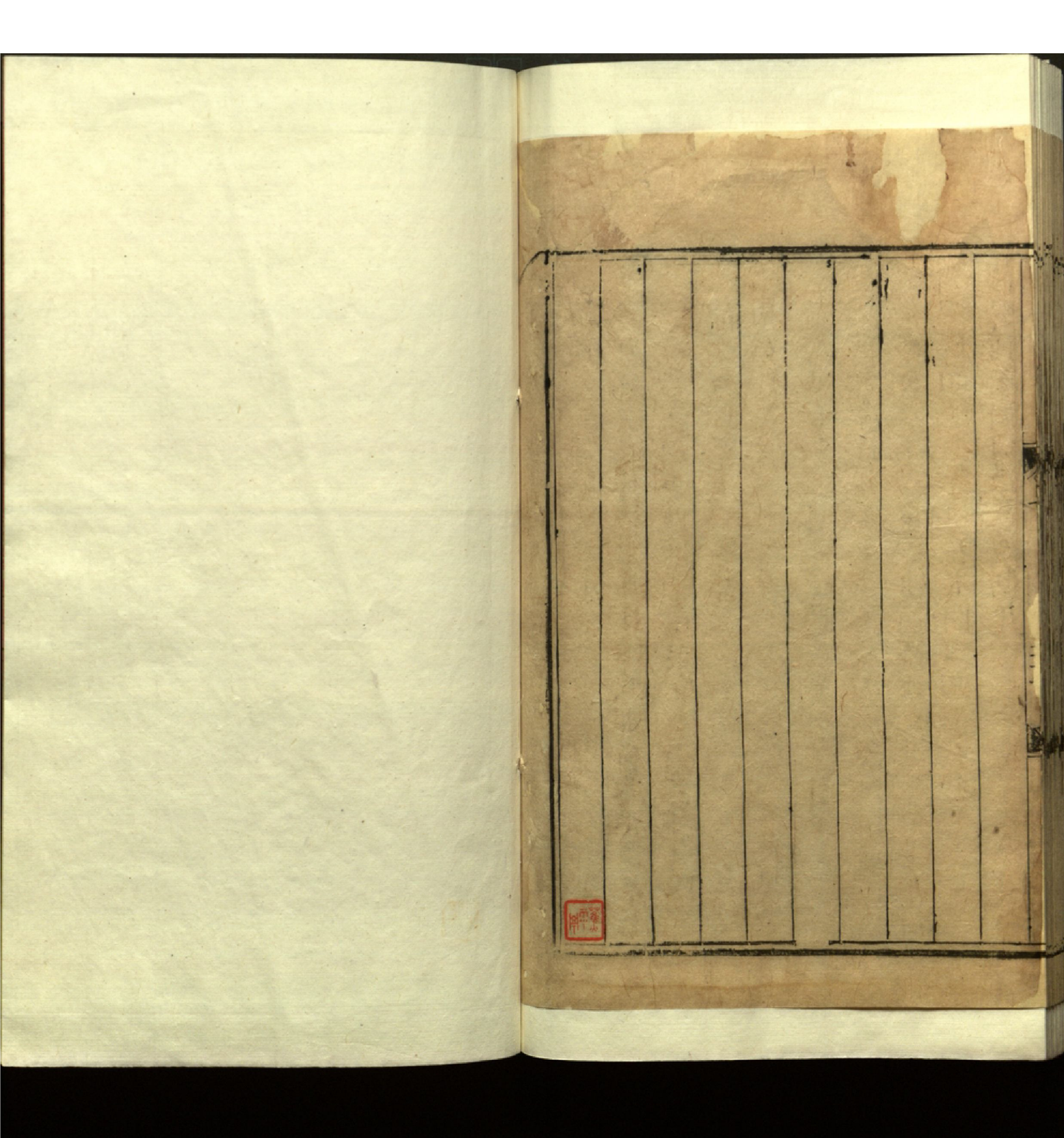
之力即未遠登岸可保不下熱壁山矣予等厚
賞賜之晝夜趕行初七日未刻望見王城那霸
港焉然東風爲多相隔僅五十里不能輒近世
子遣法司官來迓夷船凡五十餘艘集封舟前
後欲用先年輓入故事予謂風浪方旺豈能力
勝諸人欲急登岸余莫能止然竟弗能行至初
八日午刻有衝風暴雨予曰可整舟挽而行諸
人疑之既而果得行初九日辰刻遂達岸焉蓋
風旺三日而復暴急予憶其必將止若暴先發
則旺勢未衰此理之常何足疑哉既抵岸三日

後有傳賊船從其境上過者蓋蓬力小大洋中自不相及擇日行封祭禮畢守候風汛回國往者封船既至琉人亦招集各島夷船以觀天使為名實亦因之滋貿易也是年則琉人務假防護之名時雖有商舶一隻亦逐出之而各役所帶纖毫行李俱不能售於是盡舉而歸之琉人琉人故蹬而賊之而各役之情苦矣往者九月終交初冬則東北風旺是年九月內風氣不定日東日南守之至十月初颶風大作夥長等皆以颶風既過可以遂行十月初九日登舟及登

舟之後方圖舉帆而風雨驟至阻於哪霸港口各役皆焦心勞思不得出港蓋港口險隘僅容一舟稍有偏側船輒不保船之泊港口也兩旁繫以大纜至十五夜右纜忽斷陳孔成見之忙吹號舉砲夷人二千餘來加索牽轉再加新纜船乃得安不然是夜船已碎於礁石五百人了矣即幸存將何渡海也至十八夜天忽朗霽月光如晝四更時諸人與夷官夷稍乃導而出出港後東北風旺舟行如飛二十日午後忽有黑雲棧日冥霧四塞舟人皆懼曰此颶徵也頃刻

果颶風旋至舟人守之益慎至夜二鼓勢烈一聲舵已去矣舟遂大顛吳宗達等遂落大蓬余一家人跑入窓傳報舉舟哭聲震天時既黑夜何從措手余乃速止諸人曰即如此命也哭何所濟且勿亂我心時陳孔成傳令各役不能動手及暈船者俱入艙擇其漳人僅五十將各艙所載重者一面丟拋一面令李子顯許嚴吳宗達等倡言舵雖折尚有邊舵决保無虞凡過洋未嘗不遭此只要老爺心穩舟事容某等漸處余諗之曰靜以禦變極是但舵何時可換達等曰天明可換吾不舉大蓬但張二蓬三蓬任其漂流至後可補鍼也陳大部曾宏俱上界從陳高過洋者亦來大言曰往年亦如此然往年船不固今此船固往年船發漏今不發漏往年無邊舵今有邊舵往年折舵併折桅今舵雖折而桅尚存余聞其言心亦頗定然播蕩反側無頃刻寧風濤之勢與天上下舟亦虢虢如裂屋響呼吸存亡茫然不知何所在也幸而天明促之換舵而風勢愈烈何能舉事余召孔成來曰事將奈何孔成曰海中行船此事亦所有但持之

觀明日如何至次日風又不息余乃口爲文令吏陳珮牀前書之以檄天妃適一晨刻風稍定始得換舵舵既定諸人頗有生望但牽舵大纜兠之自尾至船首者又忽中斷則海水鹹厲繩纜不能久舵工等又懼舵不能穩稍擺動金口開船分兩片矣此尤危也乃用銀重賞一夷人係其腰令之下海接之竟不能接吳宗達來稟欲穿二艙三艙透繩繫舵而不能決余聞即槩然是之乃鑿而度繩舵始得安蓋艙近繫繩比之兠肚遠者其力尤大行之至二十六許嚴等來報曰漸有清水中國山將可望乎二十七日果見寧波山歷温歷台閩人未能盡曉浙中山嶼疑迷莫測仍懐憂思至二十九日忽至福寧見定海臺山心始安焉從五虎門入十一月初二日入省城追想前迹爲之惻然凡士夫相會顛再世往讀陳高使錄說者皆謂其過余亦疑之至是親歷知其字字不虛且中間險苦尚有筆楮不能盡者嗚呼痛哉



地只尼　土足止　江密乃度
河嗑哇　海吾乜　山牙馬奴
水民足　水谷亦里　路密集
石依石　井依嗑喇　墻拿別
城達　泥乜祿　沙是那
灰活各力　橋扒只　磚牙及亦石
瓦嗑生喇　岸倭嗑　遠乞加撒
近耶加撒　長拿嗑失　短密失拿失
前馬乜　後吾失祿　左分達里

右民急思　上吾乜　下世莫
東加失　西尼失　南米南米
北乞大

時令門

春法祿　夏拿都　秋阿及
冬由福　冷辟牙撒　熱盧子撒
寒辟角祿撒　暑奴祿撒　陰姑木的
陽法立的　晝皮祿　夜由祿
早速多　晚約姑里的　時吐急
年多失　節些谷尼即

二月寧哇的　三月撒哇的

四月升哇的　五月惡哇的　六月祿谷哇的

七月式的哇的　八月法只哇的　九月谷哇的

十月柔哇的　十一月失木都及　十二月失哇思

花木門

茶札　花法拿　米谷米

樹拿急　果吾乜　松馬足

栢馬足拿急　竹達急　筍達急

棗那都乜　草谷撒　瓜吾利

菜菜　梅吾乜　葉尼

香搞　蓮花花孫法拿　龍眼龍暗

荔枝利是　芭蕉翁急　槲板寔受

蘇木司哇

鳥獸門

龍達都　虎它喇　鹿加目

馬吾馬　獅失失　牛吾失

兎吾撒急　熊谷馬　象喳

鷄土地　鵞喈哪　猪嗚哇

驢仝　騾仝　狗卉奴

鼠聶　鶯打答噶

羊四牝喳　蛇密密

猴撒祿　龜嗑乜　雀由門都里

鳳凰呼窩　麒麟其犇　孔雀枯雀枯

獬豸害宅　仙鶴司祿　象牙喳冷其

玳瑁嗑乜那各　牛角吾失祖奴　喜雀孔加查思

鶴頂它立奴谷只

宮室門

門都　窗牙　房亦棄

樓塔嗑牙　御路密集　丹墀密集

御橋扑只　皇城窟宿枯　館驛餂牙

瓦房嗑喇亦棄牙

器用門

盔嗑塢吐　甲幼羅衣　刀嗑答拿

箭牙　弓由乜　弦子奴

鎗矛立　桌代　盤一扒扢 一名桶盤

盆大莿　瓶四胡平　床嘡各

船蔔尼　幃花時　舵看失

櫓羅　蓬賀　筯參匙

帶文筆　畫棄　書佐詩

字開第　墨司默

硯 孫司利　鎖 禅息

[illegible]麻任里　屏峯 飄布　香爐 稿炉

茫瓶 抛拿　香盒 福法各　倭扇 杜其

笲 訛　酒鍾 撒嗑子急　茶鍾 茶麻佳里

棊子 戲其　玉帶 衣石乞各必　金鍾 扎加尼麻佳里

人物門

皇帝 倭的每　王妃 倭男扎喇　國王 倭王嗑吶尸

王子 倭奴鬱勃人誇　朝廷 倭毋奴　大夫 大福

長史 丈司　使者 使臣　通事 通資

正使 申司　副使 付司　唐人 大刀那必周

師父 失農褒　和尚 褒子　父親 一更加烏牙

母親 倭男姑吾牙　兄 先乣　弟 屋都

妻 同之　子 枯哇　女 烏男姑

[illegible]球人 倭急拿必周　日本人 亞馬吐必周　朝貢使臣 嗑得那使者

大明帝王 大苗倭都每　琉球國王 倭急拿赦那

人事門

[illegible] 舍蠻之　說 嗑荅里　拜 排失之

[illegible] 起里　走 迫姑一其　行 亞立其

[illegible] 亦急　來 吃之　你 吾喇

有 阿力　無 妳

歹 哇祿撒　買 科的

賣 屋的　睡 眠不里　請來 子蓋失之

[illegible]見 大立葉 亦急　入朝 大立葉 密達　鞠躬 曲尸麻 平的

底頭 嗑蘭自之　立住 荅止歪立　叩頭 嗑蓋自之

[illegible]起 [illegible]卜姑里　朝貢 密加妳 吸之　平身 虔漫恩吾

慶賀 密由烏牙　表章 虎烏　賞賜 吾一加 每奴

起來 揭知　進貢 嗑得那　進表 漂那阿 傑的

報名 包名　辭朝 畏之讒歸　回去 悶都丒 其

早起 速都密的　下程 司肴曰尸　筵宴 扎半失

勅書 倭肴腳 都司墨　拿來 嗑子密 的枯　好看 丘達撒

不好 哇祿撒　放下 由六尸　作揖 利十之

給賞 烏鴉没 谷古里　方物 木那哇　多少 亦加撒

言語 麽奴嗑 呇里　曉的 失之　不曉的 失藍

聖旨 由奴奴失　御前謝恩 惡牙密温普谷里

[illegible]慢走 慢的　上緊走 排姑 亦急　上御路 惡牙密 即約里

[illegible]叩頭 麻達嗑 藍子其

[illegible]門

[illegible]蜀 受里　紗 撒　羅 羅

[illegible]柔　絹 活見　布 木綿

[illegible] 木綿　夏布 拿都木綿　紵布 達急木綿

葛布　彩段抛拿乎受里啚　改機蓋乞

官絹活兒　倭絹沽見　西洋布梶尼失綿

靴匹藍加　韈乎襪子　鞋皮夜

帽冒　紗帽沙冒　帶丈必

網巾罔巾　員領員領　衣服豈奴

衫冷今　裙嗑甲莓　褲嗑甲馬

飲食門

酒撒共　茶扎　飯汪班尼

菜茉　菓刻納里　粉由諾沽

麵皿其諾沽　肉失失　魚游

酒飲撒急汪斑尼　喫茶扎安急弟　喫飯汪班尼安急弟

喫肉失失安急弟

身體門

頭嗑藍子　耳米米　眉馬由

目乜　口窟之　牙諸其

鼻抛拿　手剃　脚匹奢

心起模品木　身度　髮嗑十藍其

鬍子胡品其　齒扒

銀南者　銅押甲嗑尼

錫石碌嗑尼　錢惹尼
玉衣石　珠捷馬
瑪瑙吾達馬那　珊瑚牙達馬那
珍珠捷馬　水晶皿子捷馬　玉石捷馬一實
琥珀乞喇　犀角吾失祖奴　硫黃油哇

數目門

壹的子　貳荅子　叁膩子
肆由子　伍一子孜　陸畆子
柒拿納子　捌鴉子　玖酷骨碌子
拾合吐　拾壹吐的子　拾貳吐荅子
拾叁吐密子　拾肆吐由子　拾伍吐亦子孜
拾陸吐畆子　拾柒吐拿納子　拾捌吐鴉子
拾玖吐碌子酷骨　貳拾荅子吐
壹錢一止買每　貳錢尼買每　叁錢山買每
肆錢申買每　伍錢吾買每　陸錢六谷買每
柒錢式止買每　捌錢法止買毎　玖錢枯買每
壹兩就買每　拾兩撒姑每　壹百兩撒牙姑
壹萬箇麻就吐失　千歲森那　萬萬歲麻由吐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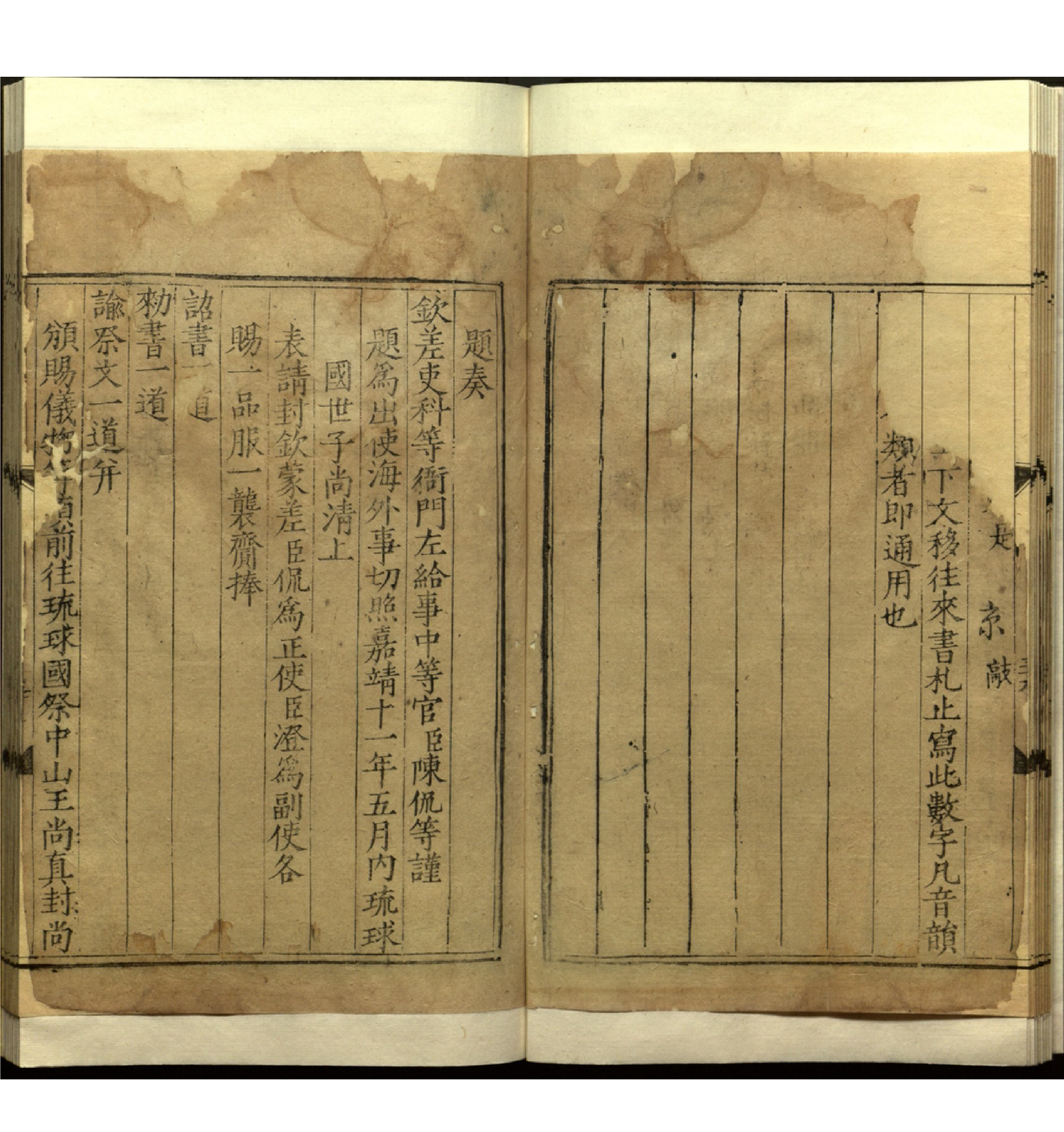
通用門

求討荅毛里　說話壓里奴嗑達

知道識　不知道失藍子　不敢揚密撒
東西加尼尼失　閑漫啚押里　不閑漫啚奈
說謊由沽辣舍　實話馬訟沽夷　不見迷闌
快活括其　辛苦南及之　笑尼喇的
啼那其　呼院的　痛一借沙
瘂課沙　明早起身阿者逮啚拖枚榻文

夷字附

い以　ろ路　は罷　に尼　ほ布
へ比　と度　ち知　り利　ぬ奴
る而　を倭　わ哇　か加　よ有
た他　れ呂　そ甦　つ子　ね尼
な那　ら刺　む武　う烏　ゐ倚
の怒　お窩　く古　や牙　ま末
け去　ふ不　こ孤　え依　て的
さ沙　き其　ゆ又　め未
實　み　し底　て母



是　京　敲

下文移往來書札止寫此數字凡音韻
類者即通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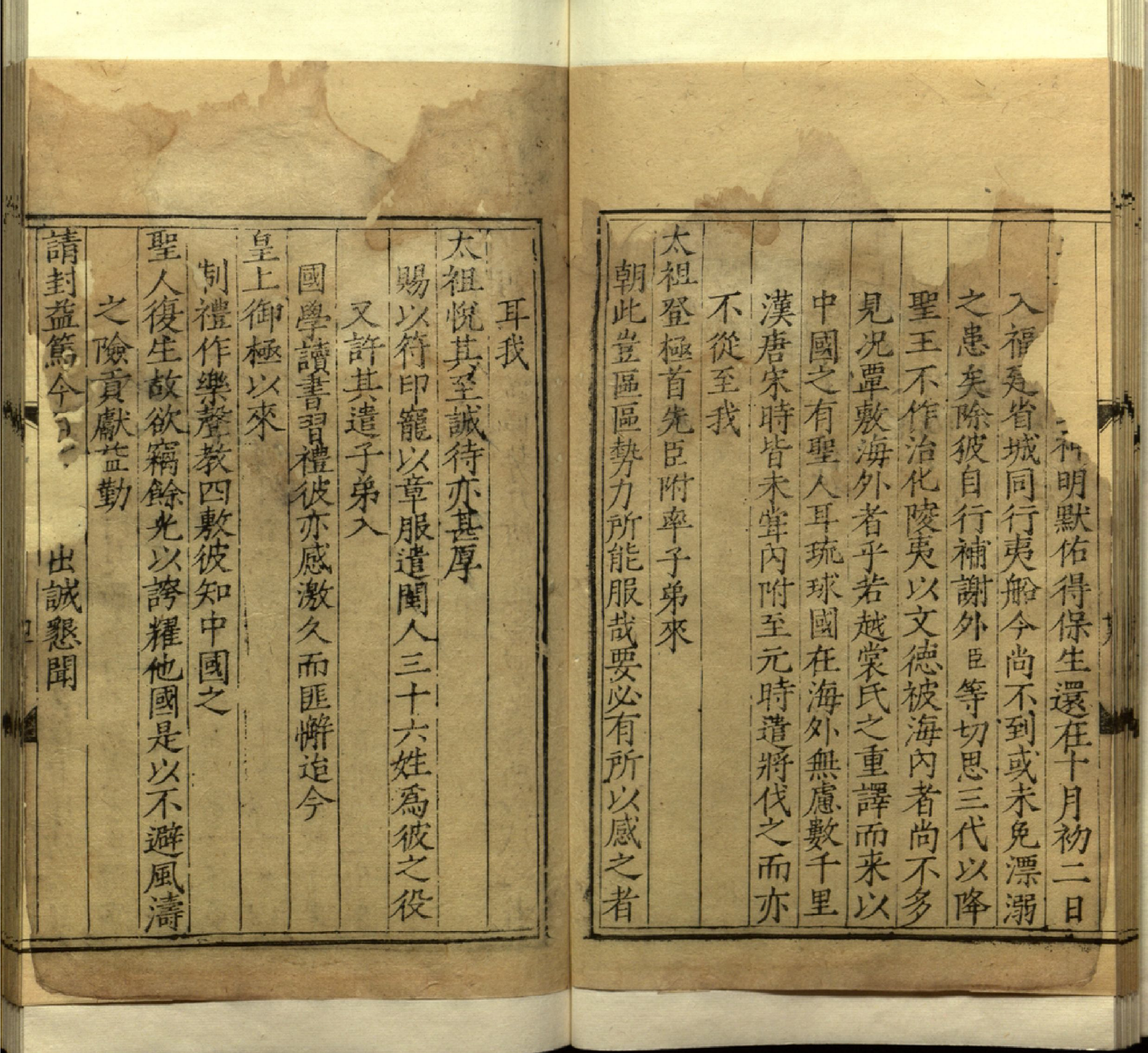
題奏

欽差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臣陳侃等謹
題爲出使海外事切照嘉靖十一年五月內琉球
國世子尚清上
表請封欽蒙差臣侃爲正使臣澄爲副使各
賜一品服一襲齎捧
詔書一道
勅書一道
諭祭文一道幷
領賜儀物[illegible]旨前往琉球國祭中山王尚真封尚

眞子尚清爲中山王臣等隨即
陛辭先至福建造船船大而費亦巨經始於嘉靖十
二年五月至嘉靖十三年四月始克造完船完
之日遂至長樂縣广石地方登船先期尚清已
遣長史蔡廷美等過海迎接令通事林盛帶夷
稍三十人爲臣等駕船在五月初八日解纜開
洋洋中偶值逆風船不可往放回數百里后遇
順風復往因失針路漂過琉球國交旿地方名
曰熱壁山遂泊于此尚清聞之差大臣一員帶
夫四千餘名駕小船四十餘隻至熱壁將船挽
回五月二十五日方到彼國尚清即遣儀從及
文武陪臣隨
龍亭迎
詔勑諭祭文至
天使舘奉安擇日行禮六月十六日行祭王禮七
月初二日行封王禮是日尚清皆迎至國門外
一見
龍亭先行五拜三叩頭禮步行前導迎至正殿一
[illegible]行禮
[illegible]款留禮意懇至臣等令儀從迎

詔勅回館。今通事致詞欲留爲鎮國之寶臣等
猶未允復令長史捧
先朝詔勅來看臣等始知留

詔勅爲
先朝故事况巳奉有
明旨始許其留行禮既畢似應即回因海中風浪不
測惟順風而后可行非可以人力勝者琉球在
福建之北去以南風回以北風故至九月二十
日方可開船計在彼國停泊一百十五日日有
廪餼之供旬有問安之禮月有筵宴之設隨行
人役皆給口糧使之安飽行時復具黃金四十
兩爲贐臣等在福建時例有金帶銀器等物送
用尚不敢妄受况外國之物乎故貴以大義陳
以
國法彼亦知敬而不敢强仍遣通事林盛帶夷稍
十人爲臣等駕船又遣王親寧古長史蔡瀚通
事梁梓等另駕一船進
表謝
恩開船之後二十一日晚颶風陡作將臣等船中大
亦損壞舟人皆震恐無措荷



神明默佑得保生還在十月初二日
入福建省城同行夷船今尚不到或未免漂溺
之患矣除彼自行補謝外臣等切思三代以降
聖王不作治化陵夷以文德被海內者尚不多
見況覃敷海外者乎若越裳氏之重譯而來以
中國之有聖人耳琉球國在海外無慮數千里
漢唐宋時皆未嘗內附至元時遣將伐之而亦
不從至我
太祖登極首先臣附率子弟來
朝此豈區區勢力所能服哉要必有所以感之者
耳我
太祖悅其至誠待亦甚厚
賜以符印寵以章服遣閩人三十六姓爲彼之役
又許其遣子弟入
國學讀書習禮彼亦感激久而匪懈迨今
皇上御極以來
制禮作樂聲教四敷彼知中國之
聖人復生故欲竊餘光以誇耀他國是以不避風濤
之險貢獻益勤　出誠懇聞
請封益篤今



欽命奔[illegible][illegible]由見
龍亭匍匐於道周非但不敢如緬甸之倨傲無禮
而亦不敢如尉佗之較量勝負也臣等忝與使
事亦竊等榮無任感荷慶幸之至緣係出使海
外事理備將使事顛末謹具題
知

琉球國中山尚清謹
奏為謝勞事伏念臣清僻居海邦荷蒙
聖育封臣為中山王不勝感戴除具
表謝
恩外今有差來使臣二員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
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冒五月之炎暑衝萬里
之波濤艱險驚惶莫勞於此臣等小國荒野無
以為禮薄具黄金四十兩奉將謝意此敬
主及使乃分之宜酬德報功亦理之常二使懼
聖明在上堅不敢受徵臣情不能盡無以自安今陪



臣順齋

貢奉伏乞

天語叮嚀

賜彼二使庶下情盡而遠敬伸無任激切感仰之

至等因奉

聖旨覽奏謝足見敬慎金着陳侃等收了禮部知道

光禄寺等衙門少卿等官臣陳侃等謹

題爲謝勞事侃原任吏科左給事中高澄原任行

人司行人於嘉靖十一年蒙

欽命差往琉球國封世子尚清爲中山王往返三年

已於今年五月二十四日復

命訖近中山王尚清差陪臣謝

恩順齋臣等所餽黄金四十兩具本

進呈欲

天語叮嚀下賜臣等節奉

聖旨金着陳侃等收了欽此欽遵切念臣等奉



皇上之命遠使琉球琉球乃素知禮義之國臣等至

彼正欲敷揚

聖德恪守臣節爲中華增重安敢受彼非禮之餽故

延宴之設必陳方物具書固卻至再至三書備

於使琉球錄中已塵

御覽矣臨行以金四十兩爲贐堅不肯受彼心不自

安冒瀆

天聽蒙

皇上鑒彼敬慎之心特下收受之

命臣等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敢不拜受以爲家寶但奉使奔走

乃臣等職分之常自揣無功曷敢受兼金之惠

伏乞

皇上將此金收儲

內帑或

命彼帶回庶遂臣等之初心而於

君命斯不辱矣無任感激敬懇之至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准辭該衙門知道



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臣陳侃等謹

奏為乞祠典以報神功事竊念臣等奉

命往琉球國封王琉球遠在海外無路可通往來皆由於海海中四望惟水茫無畔岸深無底極大風一來即白浪如山舟飃忽震蕩人無以庸其力斯時也非神明為之默祐幾何而不顛覆也耶臣等往來于海驚險數次皆藉神明之助得保生還是豈臣等菲德致此皆由

皇上一念精誠感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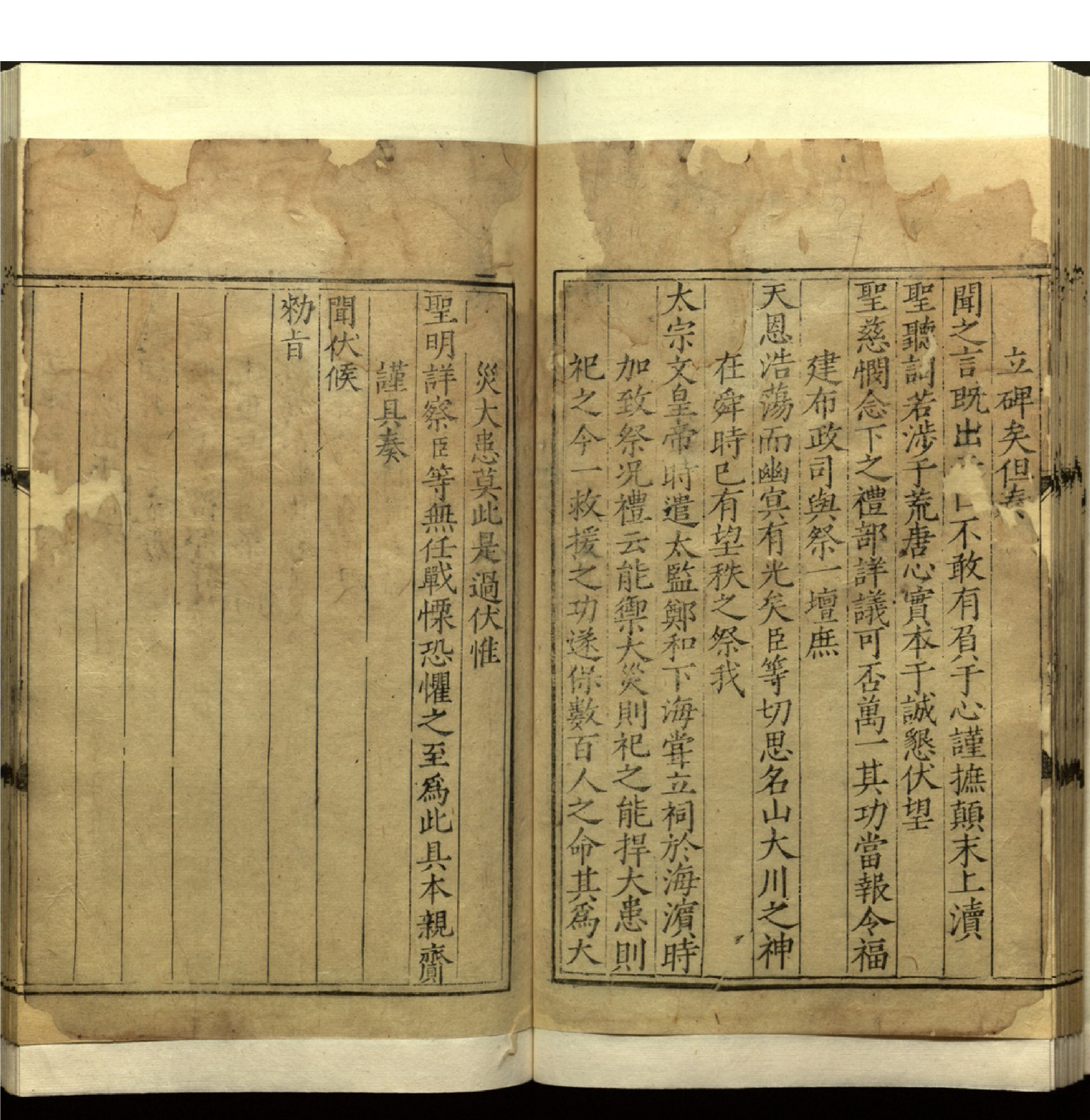
天地以致百神呵護非偶然者臣等不敢隱其功謹

歷數爲

陛下陳之嘉靖十三年臣等初去時五月初八日開洋至十二日將底其國忽逆風大作舟搖撼不可當遂爾發漏數十人以轆轤引水不能止舟蕩甚足不能立衆欲塞漏而不可得於是羣呼求救於神剪髮以設誓俄而風遂息舟少寧執爝尋罅皆塞之固水不能入得保無虞使是風更移時不息舟之沉必矣此其功一也回時九月二十日在彼開洋二十一日夜即遇颶風將大桅吹折須臾舵葉又壞舟之所恃以爲命者

桅與舵也當此時舟人哭聲震天大呼神明求救臣等亦知決無生理爲軍民請命叩首無已忽有紅光若燭籠然者自空來舟舟人驚報曰神已降矣吾輩可以生矣舟得無事當風雨晦冥之時紅光何自而發謂非神之精靈不可也此其功二也二十三日黑雲蔽天風又將作衆皆知舵當易而不敢任蓋風濤中易舵一動即覆矣於是請命於神得吉兆衆遂躍然起易舵柄甚重約有二千餘斤平時百人舉之而不足是時數十人舉之而有餘衆之風恬浪止倏忽

而定定後風浪復厲神明之助不可誣也此其
功三也二十六日忽有一蝶飛繞於舟僉曰蝶
質甚微在樊圃中飛不百步安能遠涉滄溟此
殆非蝶也神也或將有變速令舟人備之復有
一雀立於桅上雀亦蝶之類也令以米飼之馴
馴啄盡而去是夜果疾風迅發白浪拍天巨艦
如山飄蕩僅如一葦風聲如雷而水聲助之真
不忍聞舟一斜側流汗如雨臣等懼甚衣服冠
而坐相與嘆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內外百神皆爲之效職海神獨不
救我輩乎當此風濤中而能保我數百民命真
爲奇功矣當爲之立碑當爲之奏
聞于
上言訖風若少緩舟行如飛徹曉已見閩之山矣此
其功四也有夷舟進
表謝
恩者與臣等同行遇二十一日之風漂回本國至今
年三月方到福建臣等之舟止行八日直底閩
江不至漂流失所者皆神之功也臣等感其功
不敢不厚其報在福建時已嘗致齋設醮修廟



立碑矣但奏
聞之言既出臣不敢有負于心謹摭顛末上瀆
聖聽詞若涉于荒唐心實本于誠懇伏望
聖慈憫念下之禮部詳議可否萬一其功當報令福
建布政司與祭一壇庶
天恩浩蕩而幽冥有光矣臣等切思名山大川之神
在舜時已有望秩之祭我
太宗文皇帝時遣太監鄭和下海嘗立祠於海濱時
加致祭況禮云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
祀之今一救援之功遂保數百人之命其爲大
災大患莫此是過伏惟
聖明詳察臣等無任戰慄恐懼之至爲此具本親齎
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禮部爲乞祠典以報神功事祠祭淸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
官陳侃等題云云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左給事中陳侃等奏稱奉
命琉球往來海中時遭風險幾致顚覆多藉神功救
援乞要
賜祭以報其應一節爲照
國家嶽鎭海瀆類皆有祭祀法云能捍大患則祀
之在典禮固然矣今左給事中陳侃等奏使



海外屢遭風濤之險卒獲保全實乃

皇上聖德默祐所致海神效職不可謂無是亦捍災

禦患之意也

賜之以祭禮亦有據合無候

命下之日本部行移翰林院撰祭文一通行令福建布政司備辦祭物香帛仍委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一次以荅神休不爲常例緣係乞祠典以

報神功及奉

禮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欽此

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臣陳侃等謹

題爲周咨訪以備採擇事切念臣等奉

命往琉球國封王行禮既畢因待風坐三閱月而後行無所事事因得訪其山川風俗人物起居之詳杜撰數言遂成一錄錄之意大略有二臣等

初被

命時禮部查封琉球國舊案因曾遭回祿之變燒毀

無存其

頒賜儀物等項請查於

內府各監局[illegible][illegible]明福建布政司亦有年久卷案

爲風雨毀[illegible][illegible]造船舟過海事宜皆訪於耆民之家得之至於往來之海道交祭之禮儀皆無從詢問特令人至前使臣家詢其所以亦各凋喪而不之知后海道往來皆賴夷人爲之用其禮儀曲折臣等臨事斟酌期於不辱而已因恐后之奉使者亦如今日著爲此錄使之有所徵而無懼此紀略所以作也又嘗念

國家大一統之治必有信史以載內外之事如

大明一統誌者是已誌中所載琉球之事所云落漈者水趨下不回也舟漂落漈百無一回臣等嘗懼乎此經過不過是險自以爲大幸至其國而詢之皆不知有其水則是無落漈可知矣又云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臣等嘗疑乎此意其國王兇悍而不可與言也至王宮時遍觀壁下亦皆累石國王則循循雅飭若儒生然在彼數月雖國人亦不見其相殺又何嘗以髑髏爲佳哉是誌之所載者皆訛也不特誌書爲然杜氏通典集事淵海嬴虫錄星槎勝覽等書凡載琉球事者詢之百無一實若此者何也蓋琉球不習漢[illegible]亦無誌書華人未嘗親至其地胡



自而得其[illegible]也以訛傳訛遂以爲誌何以信今
而傳後故集洋書而訂正之此質異之所以作
也兼以夷語夷字恐人不知并附于後臣等學
問麤疎言詞鄙俚勉成此錄實不足以上塵
睿覽但念海外之事知之者寡一得之愚或可以備
史舘之採擇是以不避譴責陡膽
進呈伏惟
陛下恕其狂僭下之禮部詳議施行臣等不勝幸甚
緣係周咨訪以備採擇事理謹以使琉球錄繕
寫一冊隨[illegible]
進以
聞伏候
勅旨



禮部一本爲周咨訪以備採擇事該吏科等衙
門左給事中等官陳侃等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吏科
左給事中陳侃行人司行人高澄等題稱奉
命[illegible]國封王禮畢訪其山川風俗人物起居撰
[illegible]球錄一冊上
詳議備行史館採擇一節爲照琉球國遠
濵華人鮮至其地是故國俗風土知之者
今按一統[illegible]等書所記事本傳聞殊有該載
不盡者據[illegible]中等官陳侃等親歷其地目

[illegible]之殊往來聞見悉出實錄因
撰[illegible]臣[illegible][illegible]成書既以正載籍之所未盡且
之奉使者有所考足見各官留心使職誠
尚似應
俯從合候
命下之日本部將所進使琉球錄付之史館以備他
日史館採集伏乞
聖裁等因奏
聖旨是

欽差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臣郭汝霖等謹
題爲渡海
冊封復
命事切照嘉靖三十七年正月內琉球國世子尚元
上
表請乞襲封王爵蒙差臣汝霖爲正使臣際春爲
副[illegible]各
[illegible]服齎捧
詔
勅併



[illegible]前往琉球國封世子尚元爲

[illegible]王尚清臣隨即辭

建省城督有司造船渡海行事遭值連年倭患阻遲海口未得開洋至今年五月內海口頗靖臣等乘隙而出五月二十八日在於長樂縣梅花地方開洋閏五月初五日行至赤嶼山阻風三日漂過琉球山一日幸彼處夷人在山哨望知爲封船乃發觧挐引回其境內至初九日登岸到於彼國尚元即遣儀從及舉國臣民

迎導

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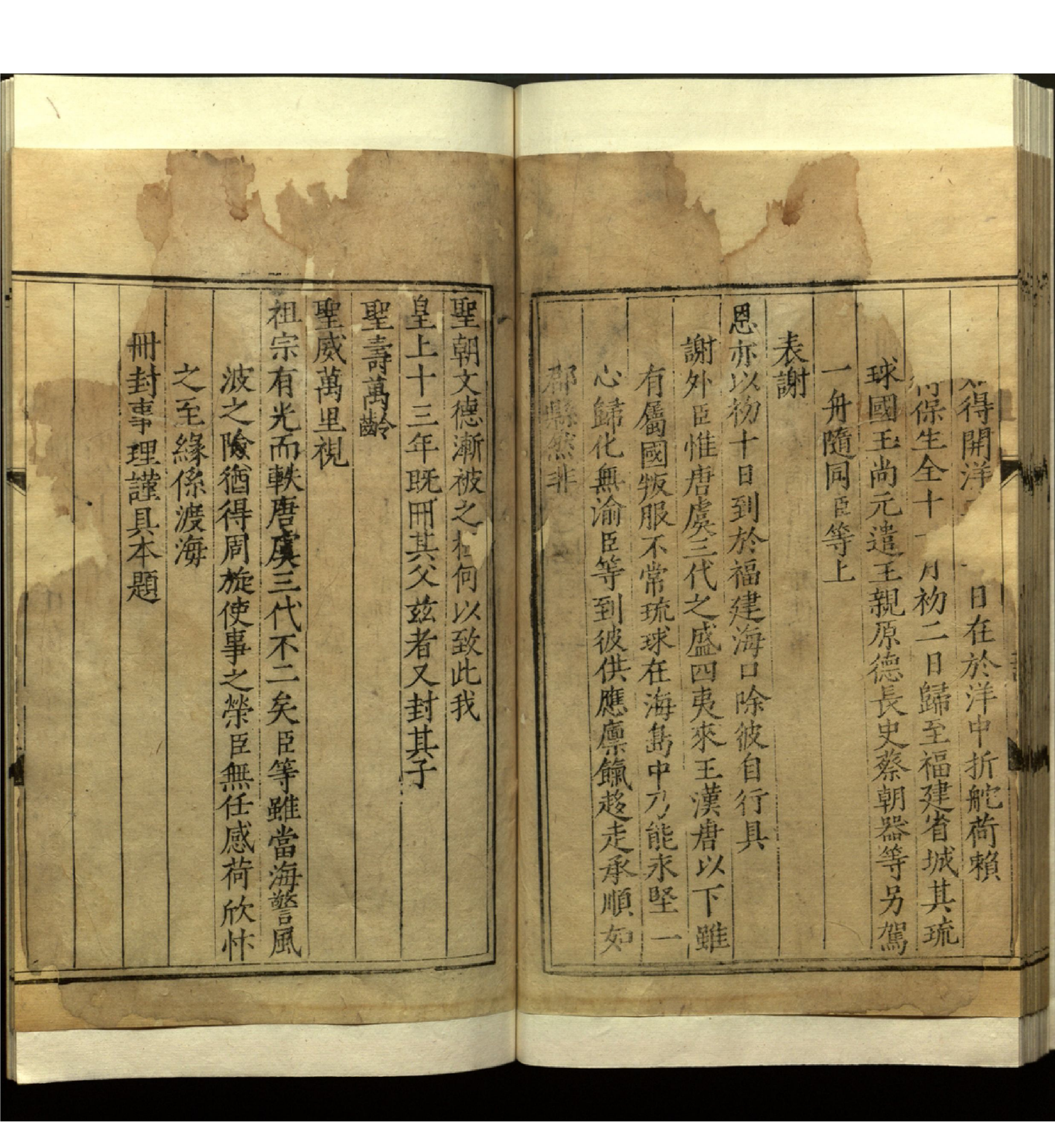
勑至天使舘安奉擇六月初九日行祭王禮六月二十九日行封王禮世子皆躬率臣民迎導跪拜踴躍嵩呼歡聲洋溢儼恪懇至

[illegible]讀既完世子仍乞留

[illegible]臣寳臣等令其捧前者來看因如

大禮既成臣等在天使舘守候風汛回

[illegible]緣風阻哪霸港口至十九日



[illegible]得開洋[illegible]日在於洋中折舵荷賴
[illegible]保生全十[illegible]月初二日歸至福建省城其琉
球國王尚元遣王親原德長史蔡朝器等另駕
一舟隨同臣等上
表謝
恩亦以初十日到於福建海口除彼自行具
謝外臣惟唐虞三代之盛四夷來王漢唐以下雖
有屬國叛服不常琉球在海島中乃能永堅一
心歸化無渝臣等到彼供應廩餼趨走承順如
郡縣然非
聖朝文德漸被之極何以致此我
皇上十三年既冊其父茲者又封其子
聖壽萬齡
聖威萬里視
祖宗有光而軼唐虞三代不二矣臣等雖當海警風
波之險循得周旋使事之榮臣無任感荷欣忭
之至緣係渡海
冊封事理謹具本題



使琉球錄後序

天下事履之而後知及之而後喻未有不身試之而知其然者壬辰歲思齋暨余被使琉球

命人皆曰航海之役危哉盍訪諸前使而稽其所錄耶越旬獲覩

詔勅琉球舊草始知前爲給舍董君旻司副張君祥[illegible]時二君已不祿矣而鋟諸梓者復遺失而莫可稽良用[illegible]懼乃取載琉球諸書而參考之

[illegible]其爲說頗與意純夷或有是也及今夏五月
至其國立冬風便始歸其間得於見聞之久詢
訪[illegible]真者似與諸所載少不同是非獨疑訛之
故或者風以化移俗因時易月異而歲不同耳
故因紀使事而復質之諸書以見今日聲教之
大同而蠻夷之丕變也雖不足續王會之圖成
風土之記然於後之奉使者則未必無小補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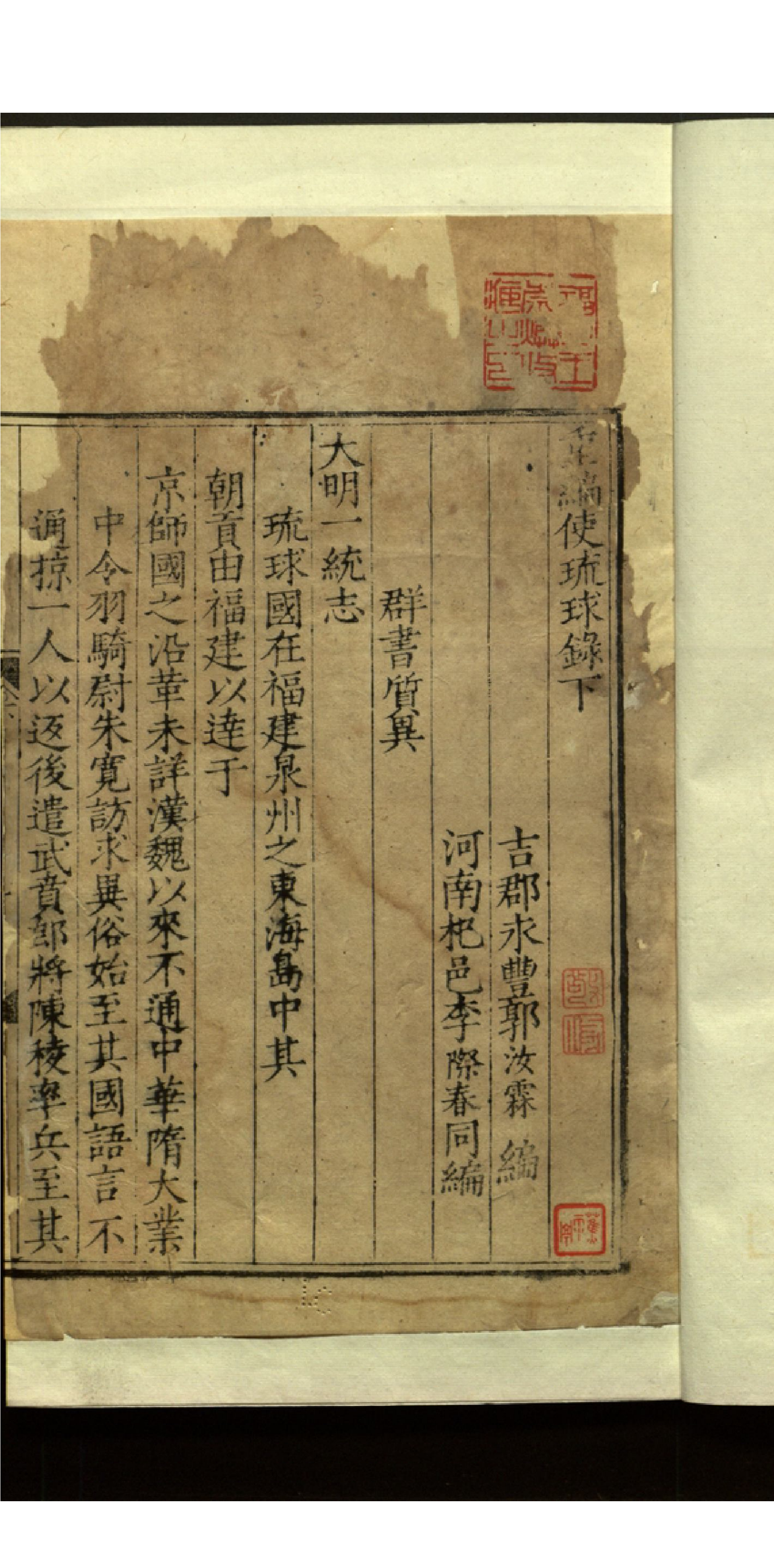
嘉靖甲午[illegible]月乙亥古燕高澄序

重刻使琉球錄後序

夫錄以傳信也琉球使錄亦既悉矣又奚
重梓爲哉蓋事久則易泯文備則可徵昔
董張二君使于成化之巳亥逮嘉靖壬辰
僅五十年餘而舊跡遺矣陳公高公之使
茫然無稽吁前非不錄久斯泯也是故
一公錄之嘉靖戊午際春被
[illegible]得[illegible]一覽而事之始終如指諸掌其功



後之視今[illegible]傳
傳匪真矣信況事以時變俗以化移今
球吾懼其遠之訛且泯也吏諫郭君憂
據其紀載之跡叅以時勢之宜訪之
之真重爲分類編輯其造舟用人視
示詳蓋昔非疎今非據時久而制益精
也風俗事宜于舊聞異則勢之殊也
也稽事主詞援實爲文庶免傳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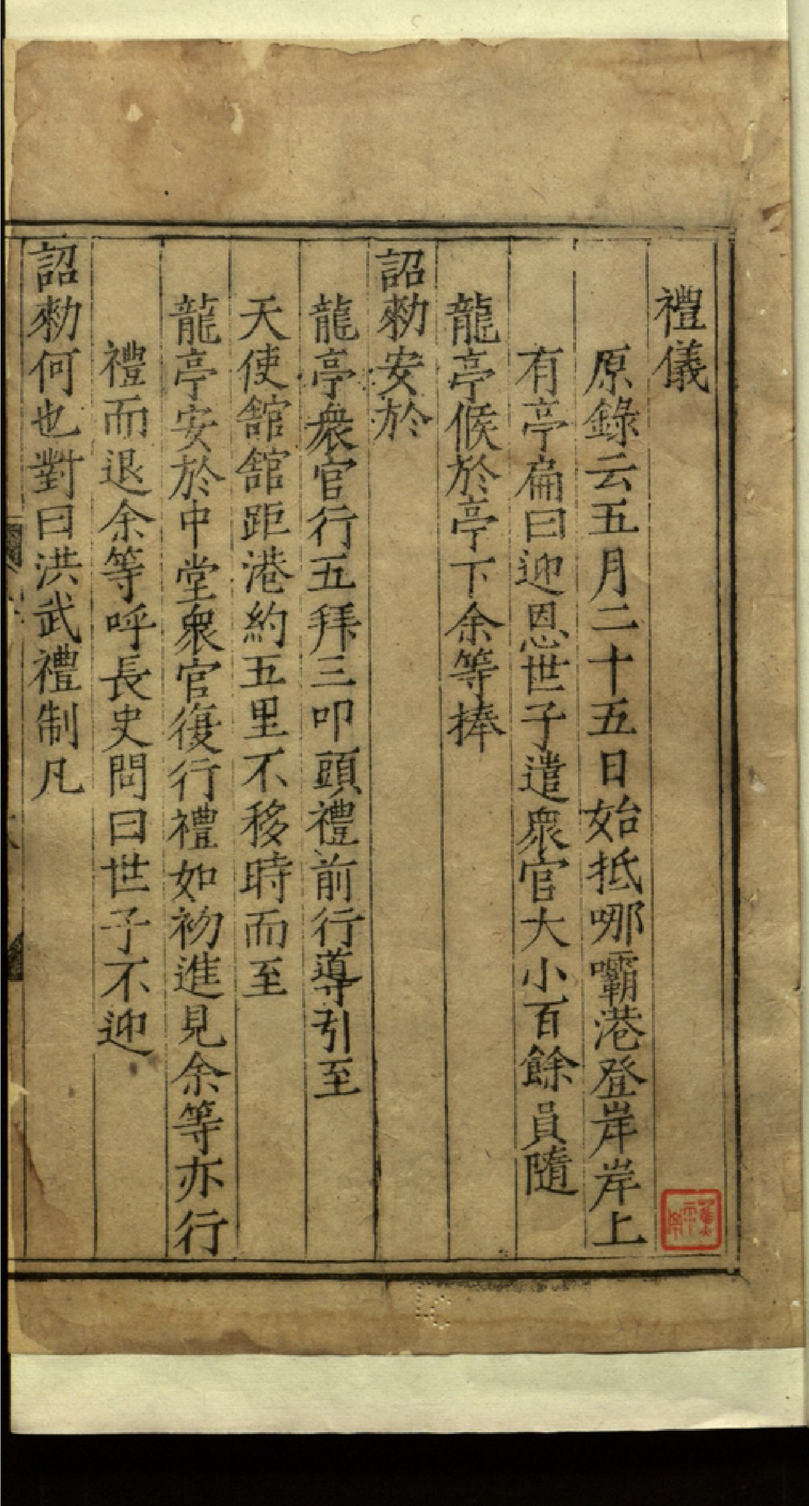
重編使琉球錄下

吉郡永豐郭汝霖 編
河南杞邑李際春同編

群書質異

大明一統志

琉球國在福建泉州之東海島中其
朝貢由福建以達于
京師國之沿革未詳漢魏以來不通中華隋大業中令羽騎尉朱寛訪求異俗始至其國語言不通掠一人以返後遣武賁郎將陳稜率兵至其



禮儀

原錄云五月二十五日始抵哪霸港登岸岸上有亭扁曰迎恩世子遣衆官大小百餘員隨

龍亭候於亭下余等捧

詔勑安於

龍亭衆官行五拜三叩頭禮前行導引至

天使館館距港約五里不移時而至

龍亭安於中堂衆官復行禮如初進見余等亦行禮而退余等呼長史問曰世子不迎

詔勑何也對曰洪武禮制凡

國虜男女五百人還唐宋時未嘗朝貢元遣使
招諭之不從
本朝洪武中其國分爲三曰中山王山南王山北
王皆遣使
朝貢嗣是惟中山王來朝其二山盖爲所併矣
風俗男子去髭鬚婦人以墨黥手爲龍虎文皆
紵繩纏髮從頂後盤至額男以烏羽爲冠裝以
珠玉赤毛婦以羅紋白布爲帽織鬬鏤皮幷雜
毛爲衣以螺爲飾而下垂小貝其聲如佩無君
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床而寢婦人産

乳必食子衣食用手無匙筯得異物先進尊者
死者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上不起墳
無他奇貨尤好摽掠故商賈不通不駕舟楫惟
縛竹爲筏急則群舁之泅水而逃俗事山海之
神祭以殺酒戰鬬殺人即以所殺人祭其神王
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所居曰波羅檀洞
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殿宇多刻禽獸
無賦歛有事則均稅無文字不知節朔視月盈
虧以知時視草榮枯以計歲
山川黿鼊嶼在國西水行一日高華嶼在國西

水行三日彭湖島在國西水行五日落漈水至
彭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不回
也凡兩岸漁舟至彭湖遇颶風作漂流落漈回
者百無一二
土産鬬鏤樹硫黄胡椒熊羆豺狼
原錄云琉球國在泉州之東自福州視之則在
東北是以去必孟夏而來必季秋乗風便也國
無典籍其治革不能詳然隋兵刼之而不服元
使招之而不從我
太祖之有天下也不加兵不遣使首効歸附其忠順
之心無以異於越裳氏矣故特
賜以閩人之善操舟者三十有六姓焉使之便往
來時朝貢亦作指南車之意焉耳在昔其國三
分今中山併而爲一者得非沃强晉弱之故歟
風俗男子不去髭亦不羽冠但結髻於首之右
凡有職者簪一金簪漢人之裔髻則結於首之
中俱以色布纒其首黄者貴紅者次之青綠者
又次之白斯下矣王首亦纒錦帕衣則大袖寛
博製如道服然腰束大帶亦各如纒首之布之
色辨貴賤也足則無貴賤皆着草履入室宇則

脫之一則籍地而坐恐塵汚一則以跣足爲敬故王見神臣見王及賓主相見皆若是也唯接見余等則加冠具服履揖遜之間每見其疾首蹙額蓋弗勝其束縛之勞矣婦人真以墨點手爲花草鳥獸之形而首足反無飾髻如童子之角總於後而簪餌不加不知足而爲之履男女皆可用也第富室則以蘇薦藉履底少加皮緣即爲美觀上衣之外更用幅如帷蒙之背上見人則以手下之而敝其面下裳如裙而倍其幅褶細而制長覆其足也其貴家大族之妻出入

則戴箬笠坐於轎上女僕三四從之俱無布帽毛衣螺佩之飾亦無産乳必食子衣之事也其君臣之分雖非華夏之嚴而上下之節亦有等級之辨王之下則王親尊而不與攻也次法司官次察度官司刑名也次哪嚾港官司錢穀也次耳目之官司訪問也此皆土官而爲武職者也若大夫長史通事等官則專司朝貢之事設有定員而爲文職者也王升日而視朝自朝至於日中昃凡三次陪臣見之皆搓手膜拜尊者親者則延至殿内賜坐賜酒其卑疏者則移時

長跪于階下焉凡遇元旦
聖節長至日王率衆官具冠服設
龍亭行拜
祝禮蓋久漸文敎非復曩者之陋矣父之於子少
雖同寢及長而有室則異居食亦用匙筯得異
味先進尊者及子爲親喪數月不肉食亦其俗
之可嘉死者以中元前後日溪水浴其屍去其
腐肉收其骸骨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襯土而
殯上不起墳若王及陪臣之家則以骸匣藏於
山穴中仍以木板爲小牖户歲時祭掃則啓鑰

視之蓋恐木朽而骨暴露也地無貨殖是以商
賈不通若以爲防摽掠則其國小法嚴凡有竊
物者即加以剕刖之刑人誰敢犯朝貢往來俱
乘大航海邊漁鹽亦泛小艇未甞不駕舟楫而
縛竹爲筏也俗畏神神皆以婦人爲尸凡經二
夫者則不之尸矣王府有事則哨聚而來王率
世子及陪臣皆頓首百拜所以然者以國人凡
欲謀爲不善神即夜以告王王就擒之聞昔倭
寇有欲謀害中山王者神即禁錮其舟易而水
爲鹽易而米爲沙尋就戮矣惟其守護斯土是

以國王敬之而國人畏之也尸婦名女君首從動經三五百人各戴草圈携樹枝有乘騎者有徒行者入王宮中以遊戲一唱百和聲音哀慘來去不時唯哪嚻港等處不至以此多不良者家兼有唐人故也閩人爲王倩作宴者身親見之且傳聞封王日必見天使是日不來此則真有而殺人祭神則非也王之宮室建於山巔國門扁曰歡會府門扁曰漏刻殿門扁曰奉神四圍皆石壁無有波羅檀洞之名亦無聚髏爲佳之說也門外有石砌砌下有小池泉自石龍口中噴出名曰瑞泉王府汲之供飲食取其甘潔也道路坦夷曾不設塹樹棘以爲險殿宇朴素亦不雕禽刻獸以爲奇至於賦斂則寓古人井田之遺法但名義未詳備王及臣民各分土以爲祿食上下不交征有事如聘封王所用布帛粟米力役之征則暫取諸民而不常也雖無經生卜士之流然亦諳漢字奉正朔豈至視月盈虧以知時視草榮枯以計歲哉

霖按是年封王日四更時女君果降將五更即散矣提調通事及庵人俱聞其聲嗚嗚焉人善

泅水有刳木爲舟者如猪食槽兩三人處之橫海中顛風巨浪不懼也水泛則覆出之而復掉焉剽掠之事間不能無所謂法之嚴者重則開肚次則問守別方無笞捶之類雖設搒夾之刑而多不用俗以中元節爲重自七月十三日起至廿六日俱晝夜男女喧雜往來不禁人甚重財帛即夫婦亦各私其財或相忤則各挾所有而別處數日乃復其家

蠃蟲錄

琉球當建安之東水行五百里土多山峒峒有小王各爲部隊而不相救援

國朝進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

按福州梅花所開洋順風七晝夜始可至琉球以水程計之殆將萬里矣若夫建安則建寧屬邑也又在福州之西北而云水行五百里不知自何洋以發舟而若是乎其近易耶琉球固多山而崆峒則少王之子弟雖出分各山而未嘗

不聽徵調如祭王封王等日則各率所部戎服而
列伍以防衛則其有事而相爲救援可知矣歸附
國家之初朝貢固無定期今毎二年而一舉至於
令子姪入太學僅於洪武二十二年而創見之
嗣是唯遣陪臣之子進監讀書大司成教以誦
詩學禮處以觀光之舘夏葛而冬裘朝饔而夕
飧禮待不亦厚乎邇如蔡廷美鄭賦梁梓蔡瀚
等皆俊秀可教曾北學中國授業名儒今皆補
爲長史都通事等官進見之時儀不忒而言有
章未必不有自也

星槎勝覽

琉球國山形抱合而生一曰翠麗一曰大崎一
曰斧頭一曰重曼高聳叢林田沃穀盛氣候常
熱酋長遵理不科民下釀甘蔗爲酒煮海爲鹽
能習讀中國書好古畫銅器作詩効唐體地產
沙金黃蠟

按琉球國之山形雖南北一帶而生不甚抱合
亦無翠麗等四山之名且形勢卑小不高聳林
木樸樕不茂密厥田沙礫不肥饒是以五穀雖
生而不見其繁碩也氣候不常熱雨過即涼秋

冬亦雨霜雪其地近北故也政令簡便各食分
土故曰酋長遵理不科民下造酒則以水漬米
越宿令婦人口嚼手搓取汁爲之名曰米奇非
甘蔗所釀亦非美姬含米所製其南番酒則出
自暹羅釀如中國之露酒也陪臣子弟與凡民
之俊秀者則令習讀中國書以儲他日長史通
事之用其餘但從倭僧學書番字而已古書銅
器非其所好其所好者唯鐵器綿布焉蓋其地
不産鐵土不植綿故民間炊爨多用螺殼紅女
織紝惟事麻縷如欲以釜甑爨以鐵耕者必易

自王府而後敢用之否則犯禁而有罪焉至於
作詩則弄文墨參禪乘者間亦能之而未必唐
體之効矣地不産金亦無黃蠟及玻璃等物通
國貿易惟用日本所鑄銅錢薄小無文每十折
一每貫折百殆如宋季之鵞眼綖貫錢也曾聞
其國用海巴今弗用矣然與其用是錢孰若用
海巴之猶涉於貝哉

霖按地方多沙石山亦崆峒土薄瘠物産牛羊
雞豚之類多瘦削而不堪用民間耕種亦鹵莽
未見糞多而力勤者男婦唯嗇於衣食日食不

過飯一二碗畧充飢而巳魚肉之類絕少用故賤而無售者大抵其俗儉而不勤也鳥則鷗鷺鴝鵒之類亦間有之

集事淵海

琉球與泉州之島曰彭湖者煙火相望其人驍健以刀稍矢劒鼓為兵器旁有毗舍那國語言不通袒裸盱睢殆非人類

按地之相去近則可望遠則視之而弗見也琉球去彭湖不下數千里山川出雲蜃氣作霧則光景且伏矣煙火可得而相望乎閩中士夫嘗曰霽日登鼓山可望琉球蓋所望者小琉球也若大琉球則雖離婁之目亦豈能明見萬里之遠哉若曰其人驍健則誠是也蓋生有膂力耐饑渴勞苦熱壁挽舟之時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亦未嘗告病匪直賤者若是雖酋長之貴亦慣勤動大風暴雨雖夜必興相與徒行露立於港邊以防舟之漂蕩焉而寒濕不能使疾也國無醫藥民亦不夭折或壯或老始生痘疹地雖卑濕而不見有疲癃殘疾之人是豈盡出於稟賦哉亦由其薄滋味寡嗜慾元

氣固而賸理密也第人尚忿爭有不平即以刃殺人度不免亦剖腹自斃所用兵器如刀劒弓矢之類亦嚴利勁直弓稍長如握槍射則樹於地而兩手彎之矢可至二百步許盔甲製以皮革進退節以金鼓鄰國目爲勍敵焉其國西南則暹羅東北則日本聞東隅有人鳥語鬼形不相往來豈即所謂毗舍那國耶

杜氏通典

琉球國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居舍大十有六間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凡宴會執酒者必得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然後啣杯共酌歌呼蹋蹄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又曰民間門戶必安獸頭

按琉球國嗣王姓尚氏名清父名真祖名圓自上世以來皆命名以漢字妃皆選自民間女子充之土人稱王曰敖那稱妃曰札剌無可老羊

弁多扳茶之稱也至於陪臣則無姓氏但以先
世及已所轄之地爲姓名如王親孔加迷益器
法司官寧沽安丹也皆地名也若大夫金良長
史蔡瀚蔡廷美都通事鄭賦梁梓林盛等凡有
姓者皆出自
欽賜三十六姓者之後裔焉王之居舍向南者七間
向西者七間以南者舊制不利於風水反以西
者爲正殿閣二層上爲寢室中爲朝堂末與臣
下坐立凡閣門俱五色土珠爲簾櫳中三間畧
加金碧傍有側樓亦有平屋皆以板代瓦廉不

遠地而階亦近除僅如中國公侯之宅無越制
也王出入乘肩輿非木獸以十六人扛之傘蓋
用五色從者數百人鼓吹導前戈矛擁後仍以
土珠小團扇四柄貼金葫蘆一對爲儀衛不知
何所取義焉宴會不時禮亦簡朴陪臣遇吉稱
觴以壽王王亦與之坐而共飲但不至於呼名
也樂用絃歌音頗哀怨嘗譯其曲有人老不少
年之句亦及時爲樂之意如唐風之山有樞也
更以童子四人手擊析而足婆娑以爲舞焉所
謂蹋蹄之歌女子之戲皆非也大抵琉球俗朴

而忠民貧而儉富室貴家僅有瓦屋二三間其
餘則茅茨土堦不勝風雨飄搖之患人不善陶
雖王屋亦無獸頭況民間乎傳者訛矣
霖按宮室惟王府者頗高大如中國侯伯之屋餘
皆矮小而頗潔淨民間房止二三間聚髏爲佳刻
獸爲奇之說委無之國多僧王府待僧亦甚寬請
漢字者王輒加禮欽奉 正朔國中亦有能編曆者
余遊諸寺見其所記嘉靖某年月日誦其經若干
卷雖風雨剝蝕處亦有之王嗣自嫡而下各養於
大臣王親家長則分家財之半出住別山頭署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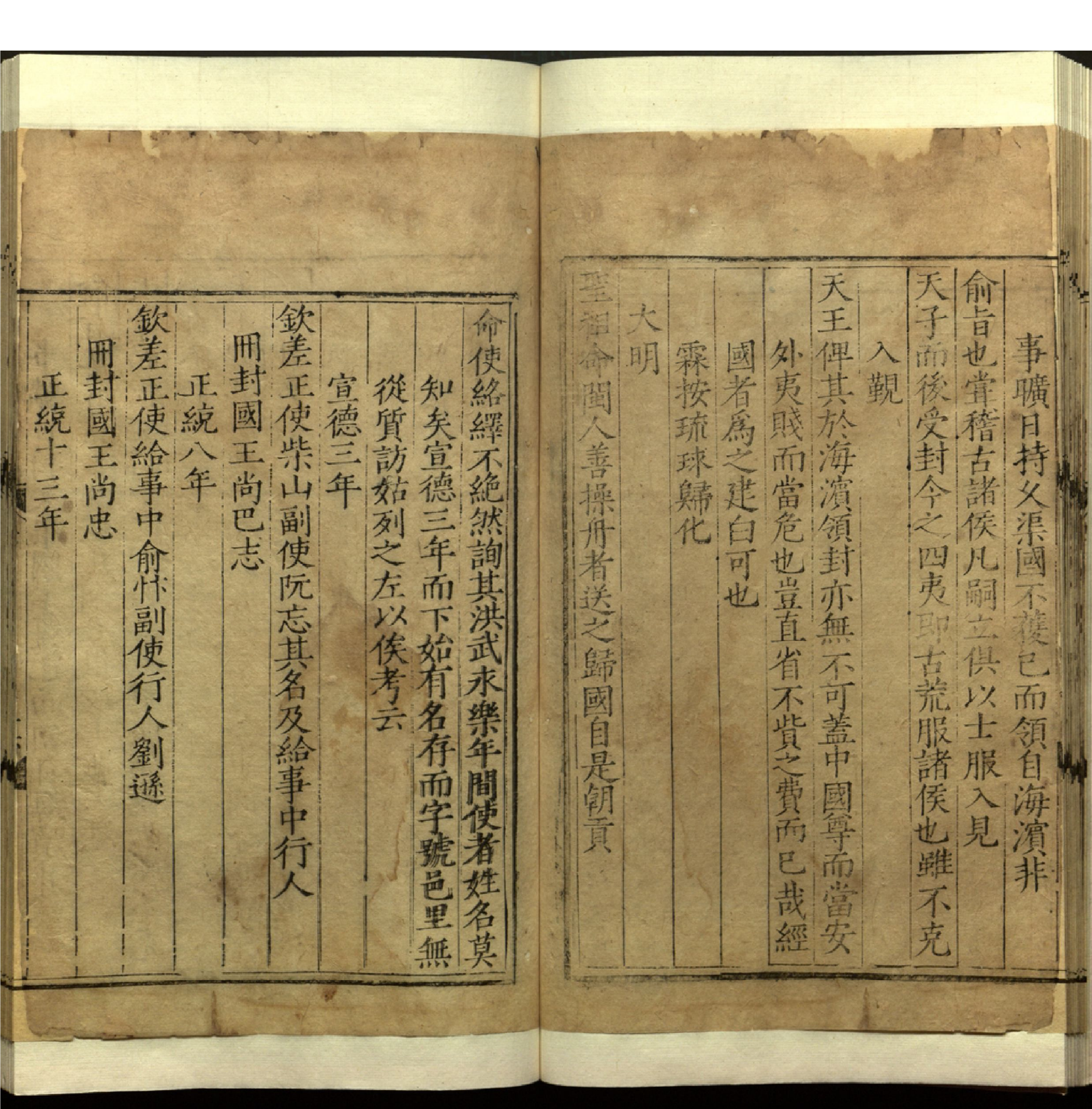


使職要務

洪武永樂時出使琉球等國者給事中行人各
一員假以玉帶蟒衣極品服色預於臨海之處
經年造二鉅舟中有艙數區貯以器用若干又
藏棺二副棺前刻天朝使臣之柩上釘銀牌若
干兩倘有風波之惡知其不免則請使臣仰卧
其中以鐵釘錮之舟覆而任其漂泊也庶人見
之取其銀物而棄其柩于山崖俟後使者因便
載歸邇者鑒汨沒之禍奏
准待藩王繼立遣陪臣入貢丐封乃

命使臣齎
詔勅駐海濵以賜之此得華夷安危之道雖萬世守
之可也
按我
朝封錫藩王之制如安南朝鮮則遣編修給事中
等官爲使占城琉球則遣給事中行人等官爲
使各給以麒麟白澤公侯伯駙馬之服
恩榮極矣故感激圖報之下往往有人且安南朝鮮
因陸路可通矣若占城及琉球則海邦也必於
廣東福建臨海之處經年造二鉅舟以涉大川

余等以一舟所費已及二千五百兩有奇若人
各一舟非唯倍其費抑亦不克共濟矣故止造
一舟至於藏棺釘牌之事原無此例縱有之亦
無益也故令有司不設備焉大抵航海之行亦
危矣凡親愛者爲之慮靡不周有教之以舟傍
設桴如羽翼者有教之以造水帶者有教之以
多備小舠者殊不知滄溟萬里風波莫測凡此
舉不足恃也所恃者唯
朝廷之威福與鬼神之陰隲焉耳乃若領封之說
則肇自前使占城者正副畏難不肯航海以畢



事曠日持久渠國不獲已而領自海濱非
俞旨也嘗稽古諸侯凡嗣立俱以士服入見
天子而後受封今之四夷即古荒服諸侯也雖不克
入覲
天王俾其於海濱領封亦無不可蓋中國尊而當安
外夷賤而當危也豈直省不貲之費而已哉經
國者爲之建白可也
霖按琉球歸化
大明
聖祖命閩人善操舟者送之歸國自是朝貢
命使絡繹不絕然詢其洪武永樂年間使者姓名莫
知矣宣德三年而下始有名存而字號邑里無
從質訪姑列之左以俟考云

宣德三年
欽差正使柴山副使阮忘其名及給事中行人
冊封國王尚巴志

正統八年
欽差正使給事中俞忭副使行人劉遜
冊封國王尚忠

正統十三年

欽差正使給事中陳傳副使行人萬祥
冊封國王尚思達
景泰三年
欽差正使給事中陳謨副使行人董守宏
冊封國王尚金福
景泰七年
欽差正使給事中李秉彝副使行人劉儉
冊封國王尚泰久
天順七年
欽差正使給事中潘榮漳州府龍溪縣人副使行人

蔡哲
冊封國王尚德
成化八年
欽差正使給事中管榮副使行人韓文
冊封國王尚圓
成化十五年
欽差正使給事中董旻副使行人司副張祥
冊封國王尚真
嘉靖十三年
欽差正使給事中陳侃浙江鄞縣人副使行人高澄



順天府固安縣人

冊封國王尚清

嘉靖四十年

欽差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郭汝霖江西吉永豐人副

使行人李際春河南杞縣人

冊封國王尚元

詩文

霖按君子之夷夷者謂夫言語文字之不通也

琉球歸化

聖朝縉紳時使其國及考其翰蹟僅寺碑二篇而中山八景記則余過延平有林生者示余潘公渡海事併以其家錄來觀而因得之若詩歌之類絕無一字焉豈明珠飛暗投而越不知章甫之重也然余竊怪日本人識漢字有詩僧唐人亦有送僧歸日本詩此又何也余姑存此以俟他日奇遊者覽焉而陪臣子弟入監誦讀之舉益

知不可已已

大安禪寺碑記

宣德五年正使柴山奉
命遠造東夷東夷之地離閩南數萬餘里舟行累日
山岸無分茫茫之際蛟龍湧萬丈之波巨鱗漲
馮夷之水風濤上下捲雪翻藍險釁不可勝紀
天風一作烟霧忽蒙潮門濟研波濤之聲振于
宇宙三軍心駭呼佛號天頃之忽有神光大如
星斗高掛危檣之上耿煥昭明如有所慰然後
衆心皆喜相率而言曰此乃
龍天之庇神佛之光矣何以至是哉是咸賴吾
將軍崇佛好善忠孝仁德之所致也迨夫波濤
一息河漢昭明則見南北之峯遠相迎衛迅風
順渡不崇朝而抵岸焉既而奉公之暇上擇岡
陵下相崖谷願得龍盤虎據之地以爲安奉佛
光之所庶幾以荅扶危之惠於是掬水聞香得
其地於海岸之南山環水深路轉林密四顧清
芬頗類雙林之景遂鑿山爲地引水爲池捄之
陾陾築之登登成百堵之室闢四達之衢中建
九蓮座金容于上供南方丙丁火德于前累石

引泉鑿井于後命有道之僧董臨其事内列花卉外廣椿松遠吞山光平挹灘瀨使巢居穴處者皆得以覩其光焉此酬功報德者之所爲也且東夷與佛國爲隣其聖跡海靈鐘秀有素矣此寺宇之建相傳萬世無窮良有以也後人有原其事者必指而言曰此大安寺也建寺者誰

天朝欽命正使柴公也遂書以爲記

千佛靈閣碑記

粤自大明開基混一六合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聲教迄于四海凡在遠方之國莫不捧琛執帛而來貢焉時東夷遁居東海之東阻中華數萬餘里水有蛟龍之虞風濤之悍陸有丘陵之險崖谷之危無縣郭之立無丞尉之官汙樽杯飲盡其俗也雖然亦累貢所產于

朝永樂之間亦常納其貢焉洪熙紀元之初遣正使柴山暨給事中行人等官奉

勅褒封王爵頒賜冠冕仍遣祭前王使其知尊君親

上之道篤仁義禮樂之本

天朝之恩無以加矣當今

聖人繼登龍馭率由舊章宣德二年復遣正使獨掌



其事蒞臨以詢之則見其王欽巳於上王相布
政於下其俗皆循禮法熙熙如也宣德三年本
國遣使歸貢于
朝迨夫五年正使復承
勅來茲重宣聖化淮海往返滄波萬頃舟檝之虞風
濤之患朝夕艱辛惟天是賴思無以表良心遂
倡三軍墾地營基建立佛寺名之曰大安一以
資恩有之勤一以化諸夷之善寺宇既成六年
卒事復
命迨宣德八年歲在癸丑

郎甚嘉忠孝特
福建方伯大臣重造寶船頒賜衣冠文物以勞之
日夜棲跡海洋之間三軍有安全之歡四際息
風濤之患或夜見神光或朝臨瑞氣此
天地龍神護佐之功何其至歟於是重修弘仁普濟
之宮引泉鑿井於宮之南咼造大安千佛靈閣
凡在諸夷莫不向化寶閣既成佛光嚴整八月
秋分又有白龍高掛以應其祥此嘉祥之兆良
有自也遂立碑記以紀其事使萬世之下聞而
知者咸仰

天朝德化之盛而同趾美於前人因書之以為記

大明宣德八年歲在癸丑仲冬初二日辛巳

天朝欽差正使柴山副使阮　鼎立

中山八景記

大明統一萬方

天子文武聖神以仁義禮樂君師億兆故凡華夏蠻貊罔不尊親際天極地舉修職貢自生民以來

未有如

今日之盛者也天順壬午春琉球國遣使請立世

子為嗣君

上命臣榮臣哲往封之癸未夏六月由閩藩發舟天

風自南不數日而抵其國奉宣

德意封爵典禮既行自國王以下皆拜手稽首俯伏

頌

上大恩不已越仲秋八月國大夫程均文達執卷謁

使館請曰文達敝居之東新搆有寺山水頗清

奇命工圖為八景願請登臨留題詠以記盛美

予念去

君親客海外萬里方怏怏于中奚暇及他事大夫均

詣之不置因與皇華蔡均克智同往觀焉既至

是日白雲初收天氣清明山色秀麗有松萬樹所謂萬松山也登山觀松蒼然鬱然堅貞可愛因誦孔子歲寒後凋之語凡與遊者皆與起動心山之東行一里許至軒曰潮月軒軒中四面蕭爽當天空夜靜之際開軒獨坐水月交潔心體明淨有志於當時者得不起高山景仰之思乎軒之左鑿地爲井井上植橘數株泉井足以活人橘葉可以愈病程大夫取井之義是蓋古人之用心也右則有徑徑石奇形一狀旁列皆佳木異卉可愛可遊大夫長史諸君各酌酒奉勸慇懃禮意至再至三因飲數杯上馬至送客橋士大夫愛重過橋須下馬於是各相攜手顧謂大夫曰昔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謂其惠而不知爲政今均爲國大夫此橋之作豈特爲送客耶將以濟病涉之民也過橋行數里許至緣江之路時天色漸暮漁舟唱晚但見羽毛之呈祥鱗介之獻瑞極目海天胃次如洗曾不知穹壤閒復有所謂蓬萊也由是而過樵歌之谷樵人且歌且樵熙熙乎皞皞乎我

國家仁恩遍及海隅太平之象其可忘所自乎出谷但聽瀏亮之音洋洋在耳大夫進而謂曰此即鄰寺鍾也因而至寺老僧率衆十餘人迎拜于道予既佳其山水之奇勝且喜夷僧之知禮因令人扣之曰大夫以隣寺鍾列于八景者僧知此義乎因告之曰此鍾晨焉而敲夷人聽鐘而起俾之孜孜爲善無乖爭凌犯之作暮焉聽鍾而入俾之警省身心閉門而思過咎國大夫命景之義其有益於人如此僧唯唯謝曰謹當佩服斯訓他若山川之勝景物之善俱未及暇尋雖然程大夫中華人也用夏變夷均之職也果能以諸夏之道而施之蠻貊漸染之薰陶之提撕而警覺之將見風俗淳美中山之民物皆易而爲衣冠禮義之鄉予忝言官當爲陳之于

上俾史臣爲書之將以爲天下後世道豈但今日山川景物之勝而已哉姑書之以記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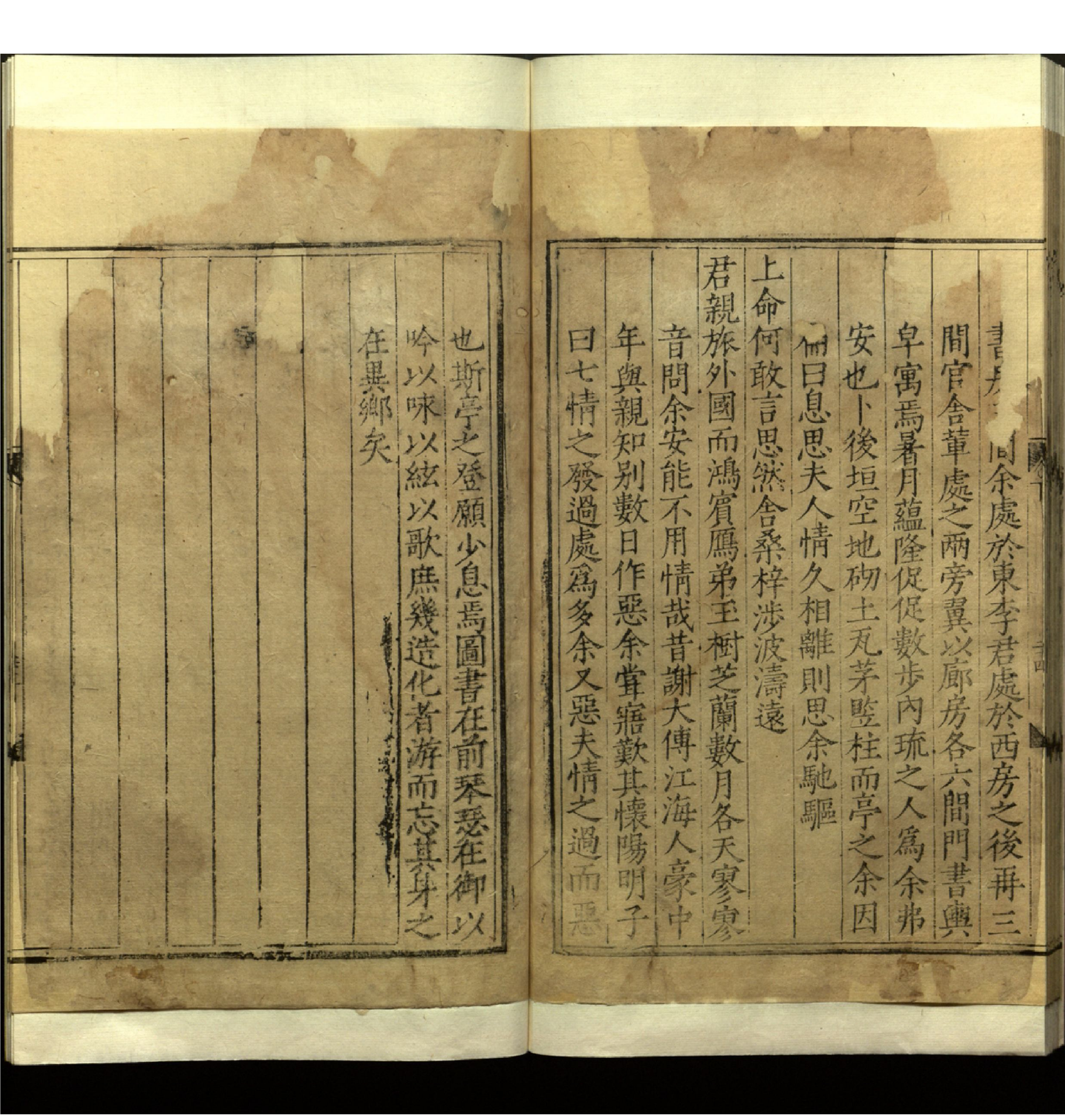
天順壬午八月　日

欽差吏科左給事中潘榮　撰

息思亭說

郭汝霖吏科左給事中

天使館自門而入正堂三間自正堂引至



書房[illegible]間余處於東李君處於西房之後再三
間官舍葦處之兩旁翼以廊房各六間門書輿
皁寓焉暑月蘊隆促促數步內琉之人爲余弗
安也卜後垣空地砌土瓦茅竪柱而亭之余因
[illegible]曰息思夫人情久相離則思余馳驅
上命何敢言思然念桑梓涉波濤遠
君親旅外國而鴻賓鴈弟玊樹芝蘭數月各天寥寥
音問余安能不用情哉昔謝大傅江海人豪中
年與親知別數日作惡余嘗竊歎其懷陽明子
曰七情之發過處爲多余又惡夫情之過而惡

也斯亭之登願少息焉圖書在前琴瑟在御以
吟以咏以絃以歌庶幾造化者游而忘其身之
在異鄉矣



琉球自洪武年間其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皆
遣使奉
表箋貢馬及方物洪武十六年
賜國王鍍金銀印幷文綺等物山南王亦如之後
賜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紵絲紗羅冠服王妃紵
絲紗羅王姪王相寨官絹公服永樂以來國王
嗣立皆請
冊封自是惟中山王來每二年
朝貢一次每船一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

馬　硫黃　蘇木　胡椒　螺殼

海巴　生黃銅　牛皮　櫂子扇　刀

錫　瑪瑙　磨刀石　烏木　降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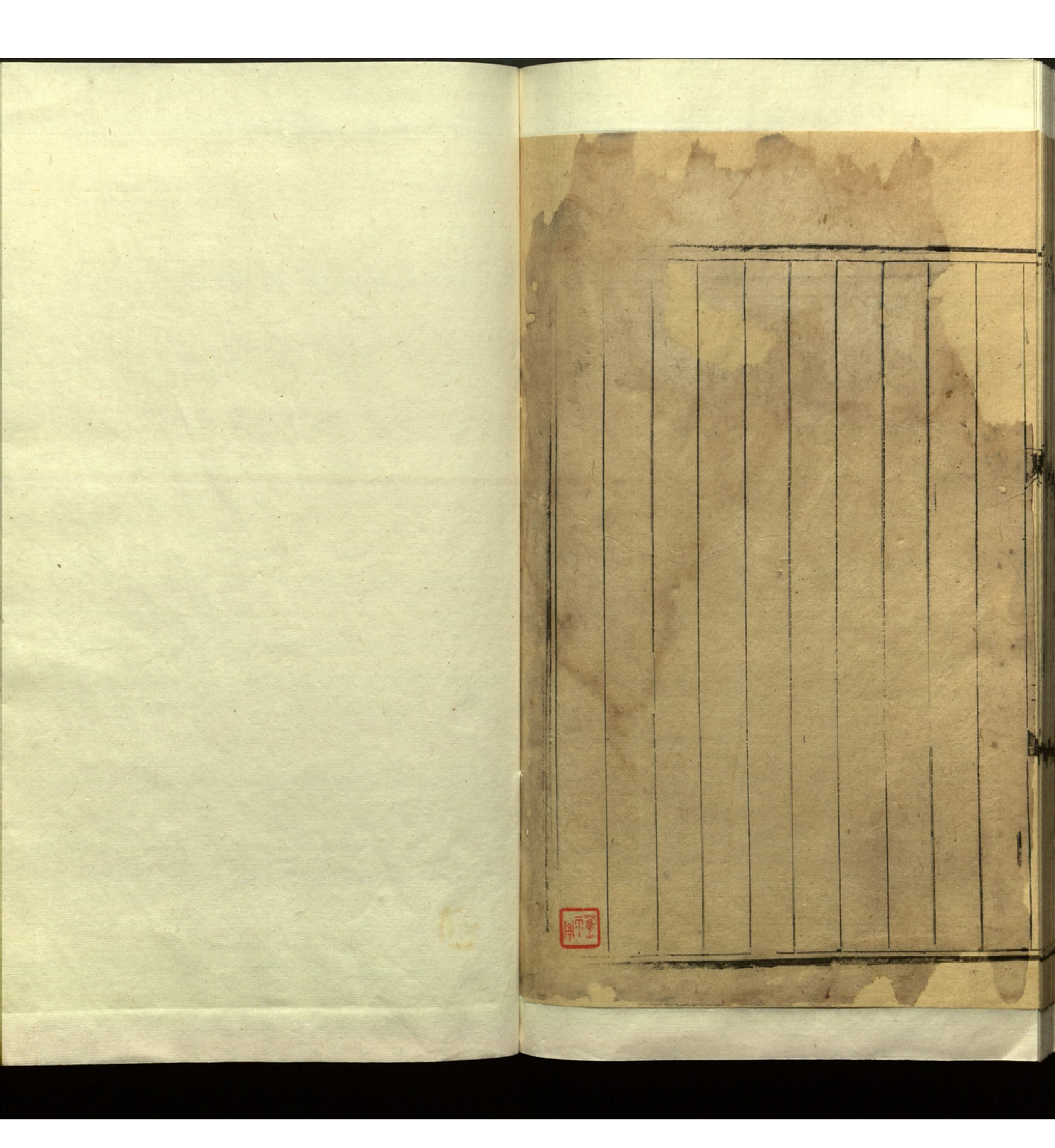
木香

按琉球貢物唯馬及硫黃螺殼海巴牛皮磨刀石乃其土産至於蘇木胡椒等物皆經歲易自暹羅日本者所謂櫂子扇即倭扇也蓋任土作貢宜其惟正之供而遠取諸物亦其獻琛之敬則夫

符璽之

賜章服之

頒得非顯忠嘉善之典歟



詔勅至國世子候於國門之外數代相承不敢違制
以行予等曰守制國之經也臣之良也大以字
小惟信之懷敢惟一巳是便而裂信毀制乎聽
之然世子雖不至館館中皆官正蒞事禮無不
肅用無不周下逮從人各有寢舍時給廩餼每
三日遣大臣一員問安具酒二壺菓盒二架酌
酒于斗跪而言曰世子念
天使舍崇麗而卑陋是就恐不能安朝夕令小臣問
候起居予受其酒乃曰賓至如歸不惟其物惟
其誠世子誠矣胡弗安之有飲畢復獻牛羊菜

菓物皆麾之後見其意勤懇間亦或受每一饋
予等亦遍及從人無弗均
越六月望行祭王禮王墓不知所在有寢廟一
所在國門外即於廟祭焉封其生者而又祭其
薨者厚也所以勸天下之忠也祭先於封者尊
也所以勸天下之孝也忠孝之道行於四夷胡
越其一家矣祭品皆
欽定之數牲牷維腯酒醴維醽罔敢弗潔先迎至廟
候設定後用
龍亭迎諭祭文余等隨行將至廟世子素衣黑帶

候於門戚乎其容儼然若在憂服之中余等拱
而入至寢廟神主居東西向余等居西東向
龍亭居中南向世子居南北向宣
諭祭文畢世子出露臺北面謝
恩進與余等交拜揖至中堂余等南向坐定世子令
長史致詞曰清蝸處海角辱玉趾遠臨當匍匐
奔迓有制不敢違越徒懷慚悚今又辱貢及先
人幽明倍感敬具清酤二卣以獻左右聊用合
歡其敢曰休亨余等曰
朝廷之制臣子所當共守而弗斁者也人欲爲
誰不如我敢奪人之守乎賓主初覿良用合歡
玄堂在邇恐非其時敢辭世子又曰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禮也斯可以燕
樂嘉賓之心今皆無之正以此耳幸毋辭予等
愛其言敬不踰制忠也樂不忘親孝也忠孝之
人可以言禮諾之酒數行皆親獻禮儀卒度罔
弗恭坐少頃別遣法司官同長史至館致世子
詞曰今日勞從者爲先人寵光小國無以爲獻
戔且黃金十兩爲壽余等訝曰世子知道而亦
以此浼我乎令持去不從作書與之曰君子交

際之間有禮焉有義焉禮以將敬義以揆物賓
主各欲自盡而已今日之舉
君命是將敬共
王事乃其職也款我以華筵厚矣而又惠我以褭蹄
不已過乎在賢世子行之固爲盡禮在侃等受
之則爲非義授受之間天理人欲判焉辨之明
而守之固敢自欺乎辭不更贅惠毋再貽世子
果知禮義者得是書不復再饋
祀事畢越七月二日封王是日黎明世子令衆
官候於館門外導迎

詔勑之國國門距館路三十里介在山海之間險側
高卑不齊將至國五里外有牌坊一座扁曰中
山自此以往路皆平坦可容九軌旁壘石墻亦
若百雉之制世子候於此
龍亭至行五拜三叩頭禮導之國門門曰歡會門
內逶迤數步即王之宮宮門三層層有數級之
堦至正殿巍然在山之巔設
龍亭于正中行大
封拜禮國王升降進退舞蹈祝呼肅然如式先期五
日長史已請儀注習之熟矣禮畢揖余等至别

殿復行見禮衆官亦拜見如初王暫退出臨群
臣是日維良受
天子新命與二國正始群臣俱四拜爲賀臣之尊者
親者捧觴爲壽夷俗以此爲敬君臣之間亦行
之朝罷別殿設宴金鼓笙簫之樂翕然齊鳴王
奉酒勸坐酒清而烈來自暹邏者比之麯米舂
醺人更不須一盞余等但嘗之而已籩豆之實
備水陸之珍腳𦢊燒炙之膳既旨且多然不能
自製也皆假余等所帶庖人爲之蓋夷俗亷地
而坐無燕享醲會之事不知烹調和劑之味故
假以文其陋耳獻酬交錯至晡而止予等令儀
從迎
詔勅至館王再拜曰小國無以爲寶璽書以爲寶
先朝詔勅藏之金匱巳八葉于茲矣今辱賁臨幸
留鎮國不爾予小子自底不類爲先人羞予等
見其詞意雖誠猶未信也令啓其金匱之藏以
驗其留否之實長史數臣各捧一道而來奎璧
輝映絢緑一堂遂許留之王喜甚重拜而別余
等至館王親一員長史來饋禮物厲色麾之長
跪不起不得巳姑取翕布二物以荅其誠餘不

之受復與一書曰士君子立身大節不過禮義
二者前書備布想巳知之賢王亦知
朝廷之大法乎今
聖天子御極議禮制度萬物維新羣工濟濟皆秉羔
羊之節晉如鼫鼠者愁如摧如而巳余等叨居
近侍萬里銜
命正欲播
君德於無疆守臣節於不辱爲
天朝增重乃敢自冒非義以貽滿橐之譏耶與者
受者其戾一也欲馨淸議毋罪不恭王見書令

長史來言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外淸聞之常虩虩不自安唯恐不
道爲
聖朝棄況
天使之陟降左右者乎敬君之心華夷無二昨聞高
論敢犯
朝箴二十二日復設宴名曰拂塵使琉球與使他
國不同安南朝鮮之使開讀
詔勅之後使事畢矣陸路可行巳事遄返不過信宿
琉球在海外候北風而後可歸非可以人力勝

者日久不免會多會多不無情褻勢所必至也
踽踽涼涼豈能一日安耶是宴之設籩豆尚楚
而方物不復陳矣但令四夷童歌夷曲爲夷舞
以侑其觴傴僂曲折亦足以觀舞罷令世子介
子執弟子禮奉酒筭將行復躬捧玉盃乃
武宗所賜者引滿勸白辭以不善飲一酌而止
八月中秋節夷俗亦知爲美請賞之因得徧遊
諸寺寺在王宮左右不得輕易往來有曰天界
寺有曰圓覺寺此㝡鉅者餘小寺不暇記二寺
山門殿宇弘敞壯麗亞於王宮正殿五間中供

佛像一座左右皆藏經數千卷夷俗尚佛故致
之多上覆以板繪以五彩下用蓆數重清潔不
可容屨殿外亦鑿小池甃以恠石池上雜植花
卉有鳳尾蕉一本樹似棕而葉似鳳尾四時不
改柯易葉此諸夏所無者徜徉良久塵慮豁然
但僧皆鄙俗不可與語亦不敢見然亦知烹茶
之法設古鼎於几上煎水將沸用茶末一匙於
鍾以湯沃之以竹刷瀹之少頃奉飲其味甚清
是日王因神降送迎無暇遣王親侍遊至未刻
邀坐宴不甚豐而情意則款洽矣諸從人皆召

至堦下令通事勸飲旅進旅退各以班序至醉而止向夕回館月明如晝海光映白松影飾青令輿人緩步徐行縱目所適心曠神怡樂茲良遇忘其身之在海外也二十三日王始至館相訪令長史致詞曰清欲謁左右久矣因日本人寓茲狡焉不可測其衷俟其出境而後行非敢慢也予等但應曰巳知之矣海外之國唯彼獨尊深居簡出乃其習也井底之蛙豈可與語天日之高明哉亦具殽核留坐移時别去二十九日請餞行陳席於水亭中觀龍舟之戲舟之制

與運舟之法皆效華人亦知奪標以爲樂但運舟者俱小吏與大臣子弟也各簪金花具彩服雖濡於水而不顧以示誇耀之意越九月七日復請餞予等訝其煩也深拒之懇之再三而後行至則見其席之所列皆非昔比山蔬海錯糗餌粉酏雜陳於前者製造精潔味甚芳旨但止數品不能如昔之豐詢之左右乃知前此之設皆假諸閩人此則宮中妃嬪親製以表獻芹之敬耳臨行長史捧黃金四十兩王乃言曰送贐之禮振古有之非清敢自褻其毋辭予等曰於

義可受輌氏受辟之餽不以爲嫌但子等以
君命來受此而歸是以
君命貨之也惡乎敢王愕然曰
天使言必稱
君勳必比義清知過矣遂不敢強復手持泥金倭扇
二柄乃曰
天使遠來賜清以弁服即清之師也此別不復再會
揮此或可以繫一念耳子等憫其情受之各答
以所持川扇彼喜不自勝再拜而别十二日登
舟官民送者如蟻皆以漢官威儀不可復覩至
有泣下而不忍去者亦足以見夷人天性之良
莫不羨衣冠文物之美拘于法而不得入是可
哀也泊舟之港出海僅一里中有九曲夾岸皆
石惟減風而後可行坐守六日王日使人侍於
其側且致慰詞仍遣看鍼通事一員夷稍數人
護送又遣王親長史等官駕昔日所假之舟進
表謝
恩
霖按是年閏五月初七日自小姑米山循而入
波上山邊望見王城那霸港相去將三十里世

子遣王親問勞致牲菜酒米詞恭禮肅法司官
領夷舟五十餘每舟一老人鬚眉皓然見封船
皆踴躍呼拜即欲牽船入港而風勢方旺至次
日法司官督衆益嚴誓以不即挽船登岸倘有
疎虞必先開肚余憂使人慰之曰船已至此不
勞再急稍定即刻至也夷人皆讙呼叩天祈神
初九日巳時登岸觀者如堵各官設
龍亭迎拜
詔勅至天使館安頓世子日遣長史大夫等官叅謁
導從巡警俱如中國之儀三日遣王親一員同

長史大夫問安廩餼俱仍舊軍稍行匠人日米
升半乾魚四兩略有海菜外給錢五文買蔬菜
問候之日俱有猪牛羊等各官廩給口糧者又
差盛始軍稍疑錢太少乃查之舊案無增也夷
人篤於守舊而吝者不無厚望且嬴乏不同時
下民豈能盡量至世子各官之意則恭而有禮
矣世子又嘗問其臣曰今者
天使勞涉比之往昔不同吾欲先一快覩以遂仰瞻
之心何如法司等力以舊章止之六月初九日
祭王世子敬戚之容宛乎可掬王既得

諭祭之後世子仍令其國僧修佛事以伸追慕至二
十九日乃行
封王禮畢明世子遣各官候於館門自先王廟列儀
衛巡警導引至國門外世子拜謁躬導
詔
勑至王殿嵩呼拜舞皆先期習熟世子見
詔
勑儼恪益加禮儀卒度亦如原錄所云群臣將事無
不肅是日履王位該國臣民行朝賀禮余等退
居西堂王率群臣謁叩設宴餼盛樂繁華竣乞留

詔
勑余等令其捧前此
聖製來驗因如
旨錫之王與群臣謹呼拜謝至七月十九等日設拂
塵諸宴八月中秋設觀渡宴作書辭之曰蓋聞
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霖等欽奉
上命前來佳禮既行華筵亦既洽矣茲又辱過招無
乃大繁乎敬此以辭向祭封之日兼承襄蹄之
惠雖王中心致敬之誠而辭受以義又使人素
有成規而不敢失者也敢併全璧伏惟以德相



愛以道相處共守

天朝之大閑安臣子之大義而不區區於儀物之末幸甚十八日王乃躬至使館相訪亦如舊略備筵款之併及群臣從者九月十九日王請餞行亦具黃金四十兩爲贐余等嚴却之次日復使法司大夫長史等官持來辭甚懇惻復作一書令絲隨各官往還之曰封舟瀨行領宴餞兼惠褭蹄已嘗面辭矣茲辱法司大夫長史等復來夫承筐是將雖賢王好我之誠而不受爲寶實使人自守之矩且

天朝清議光昭非禮授受具有明辟余雖欲於王如

朝廷之大法何惟王知所以愛而尅其非所以愛可也傳有之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王其念之王得書不復令人來强是年九月十九日立冬舵工等擬必北風盛發然數日竟未有至十月初五日巨風發後乃以初九日登舟圖回其過洋事狀具前使事條中茲不重述



造舟

航海莫要於造船原錄云造船之制訪於耆民得之大小廣狹悉其制價計二千五百兩有奇予等初欲各具一艘見其費之廣也而遂不敢無益於國而侈其費財之蠹也惟舊制以鐵梨木爲舵桿取其堅固厚重今以輕價索之而艱於得易以他木予等必欲倍價以購后果得之財固當惜舵乃一船司命其輕重有不難辨者七月二日定䑸䑸即船之底木福州府備祭豕二羊十二予等主祭三司諸君率府縣官亦與陪

焉重

王事也定䑸之後方鳩舟人僝功矣侃等與衆官時

巡督之

越甲午三月舟始畢工其舟之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船上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窗玲瓏開爽明霽真若浮屋然不覺其爲舟也此則艙口與船面平官艙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艱於出入面雖啓牖亦若穴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故前後艙外猶護以遮波板高四尺許雖不雅於觀美而實可以濟險因地異制造作之巧也長一十五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爲二十三艙前後豎以五桅大桅長七丈二尺圍六尺五寸餘者以次而短舟後作黃屋二層上安

詔勑尊君命也中供天妃順民心也舟之器具舵用四副用其一置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猫四約重五千斤大棕纜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舟大故運舟者不可得而小也小艑舡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登岸也水十四櫃海中惟苦

泉爲難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船以黃布爲圍幔五色旗大小三十餘面刀鎗弓箭之類多多益辦佛郎機亦設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所以壯國威而寒外醜之膽也二十五日出塢塢即造舟之所亦設祭如定艐之時其間若豎桅若浮水若治繚皆有祭行祭禮皆如初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

王事孔艱利涉大川祈也

錄中又有漳人操舟記云畧行得舵工謝敦齊者善於航海者也至則徘徊審視曰此舟之不善者三海中常防礁石船底板須二層倘有不虞庶刮去一層而一層尚存也今板雖厚止於一層船之不善一也板之泊㮇以釘爲力板厚七寸釘貫串不及即及亦無力海濤衝撼軟弱不支船之不善二也從行人幾四百炎暑聚處艙中不免鬱蒸之病船之不善三也二公聞之惶然始怨有司者曰其誰乎悞我敦齊乃取縢麻自艙底遮波板戰棚板箍之數坐以防崩潰又於船舷札虛棚使衆役晝則散處棚上夜則入卧艙中

霖按録言封船之製備矣乃敦齊折之如是余召舊匠併從行者數人詢之皆云無䌫船事余曰無其事而有其理也盍倣其意爲之河口匠止守舊尺寸火長陳學曰熟於海舟惟漳泉匠遂召其役用皆以海寇倡獗宜如兵舡兵船戰棚宜高海船則艙皆低平時不料未得齊備匠皆停手以待至次年四月未得完賊已滿城外軍門王公令叅將尹鳳急牽船出閩安鎮駕守船之桅舵未齊倉卒而行陡值衝風吹之岸上舵口傷損風汎既過而不能行船久住港中烏

蜍叢積凡四五寸二十九年春適轉奏夷情勘合到乃六月各役奔馳賊報一時召集不及仍未能行則船漸汚漫各役懇請改造前船余意船一舉動費用不貲改造而即行可也今警報日未嘗息萬一改造而復不行將若之何又意事在必行而不能已今野無所掠賊亦未盡剿船若完吾先出泊海口乘隙而行可也遂一意修改前船經歷潘棨蒞其事余因謂曰船雖將造不出上界一次費用用雖節省而船又極其堅牢此今日意也汝惟體而行之時時親在廠

督用無不善物料新舊出入汝之所司至於匠
人合河口漳泉者並用規制異同吾亦日來巡
督可共商確卜以八月　日定艙興工於是
議船之尺寸一以官尺爲定蓋閩人以官尺爲
足民尺一尺乃官尺八寸故舊錄長短廣狹雖
有定數而論者莫知所準

船身自頭尾虛稍凡一十四丈五尺除虛稍一
十二丈二尺船面除兩傍櫓部闊二丈五尺五
寸艙內帶兩旁櫓部闊二丈九尺七寸船艙深
一丈四尺除井眉實深一丈二尺七寸官艙比
之舊高二尺闊一丈六尺大桅高七丈八尺今日
桅夾以上量之圍七尺舵長三丈二尺比舊多
五尺圍三尺五寸船之艌用松木取其重且能
久浸也橫梁用樟木取其能翕釘也板用杉木
取其能浮水也架龍棚之外有攬艌鞠河口匠
欲以鐵漳泉者欲以木余兩用之鎖梁釘之外
有米鎚鞠河口匠亦欲以鐵漳泉匠亦欲以木
余亦兩用之蓋用鐵者取其堅韌用木者取其
敷大皆協於用也船之中作爲龍骨以牽縶前
後船之艌懸掛漁網以預防矢石惟梁之合板

虎雖有米鏈鞆等余尚疑其聯合未壯也令馬魁道等思之乃創爲貼梁勢如犁[illegible]兩旁夾之則渾厚堅重內無復分崩之患船用藤箍事或未有而意實可師余乃製爲大鐵條二十座自艫底搭之兩舷則船之外勢束縛益嚴視藤箍勝矣上界船皆謂其軟弱余思其乃身長而艙闊所致也於是縮之益為二十八艙則艙狹而梁多又何軟弱之患哉大率海舟之緊要者三曰桅曰舵曰艎艎定之於下舵主之於後桅運之於中三者用相倚而勢相當一不備未

可也備而不相當未可也造舟之時三者齊備而與工長短廣狹庶可度量閩中雖云木料頗多而近年兵船搜抉無餘故常疑舊以五木合桅未善求得一巨檣用之而所得僅僅如此若張通判所求之艎甚短小不合再造乃余檄推官施宋所覓者始中制也鐵梨舵桿比之前界尤長二尺余未抵閩已行布政司差官往廣時胡知事者齎銀而行漳州賊方在境胡憚遠涉止於龍溪縣求之何能中用又八月而往除夕乃回責其再行亦緩不及遲誤可勝言耶次年

正月余募人往廣省吏吳姓者請行得一根焉
五月終乃及小埕澳等處又爲兵賊所阻七月
初始入厰余查鐵梨舵桿舊備正副吳吏謂行
期尚奢請再往適楊方伯轉廣左轄知余求之
切而聞得之難乃爲購之復得二根余喜甚以
爲可勝任矣然追憶未得之時徬徨搜索竟無
可意而地方多事求者又莫能專即得之猶惴
惴其未能至也苦中之苦言寧可盡後之使者
慎毋若予之遇云

原錄云七月二十五日之夕颶風暴雨倏忽而
至舉舍皆席捲予館亦兀兀不安寐起坐中堂
門牖四壁蕩然無存因念港口之舟恐不及繫
遣人視之僉曰昏黑不辨牛馬而岐路安可分
盍待之風雨果惡亦不可强質明而往王巳差
法司官率夷人數百守於舟側詢之舟人乃夜
半時至法司亦夷官之尊者路且遠不避而來
予因歎曰華夏之人風雨晦冥之夕塞門閉户
而避之猶恐未安衛風冒雨而行者必其骨肉
顛沛而不容巳孰能視他事如家事而艱險不
辭者乎夷之君臣其亦可感也夫

霖按是年六月初三日颶風驟發王即差法司官統數百人看守封船頃刻不離凡四日風止而後巳海上多風每風暴王即差官巡視用心誠可謂不苟矣

霖再按是年船之造可謂善矣然歸帆之時猶折舵者以其制尚有一二分非余意也余初憶海風沖高官艙戰棚俱宜低矮低矮則舵不必高短小尤易得力今船艙高則舵不得不長而深長而深則其力不牢壯矣且是年所求三舵雖云鐵梨皆其似者而非真也余嘗謂即再千金購之必不能得其真何者長至於三丈四尺奚從而得哉諸人初欲船之高大亦以所帶各役既多海洋之賊必戰無疑故欲高張其勢余後觀之洋中播搖浩蕩彼何能措手風浪山擁眼昏目眩不獨在吾意彼必同之即使吾船矮小倒之彼終必高且大矣此諸人之過疑而余之不能强者以往未之歷也且方往之時水俱東流勢猶不難至回歸之時則橫截而過波浪搖撼山岳一船之力盡歸之舵故往往折舵之危多在歸帆之際後之使者慎毋務船之高大



而在乎粗壯堅固毋務人之多而在乎慣習耐勞其庶幾得渡海之中策云

用人

原錄云四月十八日舟先發於南臺南臺距海百餘里大舟畏淺必潮平而後行日行數里故先之駕舟民稍用一百四十人有奇工選軍用一百人通事引禮醫生識字各色匠役亦一百餘人官三員千戶一員百戶二員官各給銀十二兩爲衣裝費餘各給工食銀五兩三錢五分

舊時用四百餘人今革其十分之一從約也
予因是而有所感浮海以舟駕舟以人二者濟
險之要務也今官府造作什器官之尊者視爲
末務而不屑於查理官之卑者視爲奇貨而惟
巧於侵欺以故種種皆不如法不久即壞房舍
器用之物壞則可修猶未甚害惟舟之壞即有
覆溺之患雖有般師在舟亦無及矣前之所云
姑米山之險其明效也后之使海外者軍官不
必三員隨行先擇有司賢者二員委其造舟舟
完令其同行彼軀命所關督造必不苟且萬一

藩臬不從以之請於
上命可也從予駕舟者閩縣河口之民約十之八因
夷人駐泊於其地相與情稔欲往爲貿易耳然
皆不知操舟之術上文所云長年數人乃漳州
人也漳人以海爲生童而習之至老不休風濤
之驚見慣渾閑事耳其次如福清如長樂如鎮
東如定海如梅花所者亦皆可用人各有能有
不能唯用人者擇之果得其人循可少省一二
此貴精不貴多之意也一則可以節
國之費一則可以衛衆之生故不惜辭之煩爲后

使者忠告

霖按是役用人者二一則在於造船一則在於行船予㪅至時諸司委管造者張通判也其人苦不用心始聞題

請督造者一同過海猶頗趨事至禮部復云俟臨時與有司議處則日請于司院等解行而載采之意蕩然㪅次領銀但查舊案分佈買料不復酌量揀擇如所委河泊黄朝鐘者往連江等處八月領銀十二月猶未給發何以責伐木者之解即解至俱短而小何以應用船雖工程浩大苟料備辦三月可了乃本年十一月興工至次年四月完者乃十之五六而其未具者仍三四也予時欲即叅究議者謂地方多事船完亦未能行已而其人亦逝矣後改造得經歷潘崇頗體激厲之意船之所藉者不小也

匠人亦有二其在河口者經造封船頗存尺寸出塢浮水俱有成規然一於守舊而不能斟酌時宜又苟且用料而不必求其當此其失也漳泉之匠善擇木料雖舵牙櫓棍之類必求強壯堅厚然粗枝大葉自信必勝而不能委曲細膩

此其失也用者去其貳短而取其二長船其全矣至於主張行船之人斷非漳人不可蓋其浮歷已多風濤見慣其主事者能嚴能慎其趨事者能勞能苦予是歲所采用者馬魁道等凡八九人余令各舉其所知者凡五十餘人議者頗疑之余於其主事者每厚之以恩後在舟目其早晚用力實有不同

萬安梅花鎮東定海軍士及長樂水稍近處海濵俱可取用從余行者近八十人但不能如漳州長年有主張耳

再總記是年各役略稱事而給食焉提調軍士百戸一名嚴繼先督守船者也行糧銀十兩再軍伴一名行糧銀五兩三錢五分提調夥長舵工水稍義民馬魁道久造船者也行糧銀八兩再家人一名銀五兩三錢五分提調軍器義民陳孔成亦始守船者也行糧銀八兩家人一名提調蓬纜工匠及過海油鐵省祭施中卿提調收支公用器物及各役行李省祭張應魁提調管水火巡視及火藥省祭李伯齡省祭三名先俱分職修船至岸時充引禮官與提調夷稍通

事林璽各行糧銀陸兩三錢五分譯語通事曾
宏等捧展
詔勅書辦陳珮等四名各行糧銀五兩三錢五分夥
長陳大韶許嚴等六名每名行粮銀六兩三錢
五分舵工吴宗達等一十六名每名銀六兩零
五分大桅班手四名每名行糧銀五兩六錢其
餘二桅班手等頭舵二舵等護鍬總甲水稍軍
民行匠道士戲子等及二衙門門書皁隸防馬
夫廚舘夫等俱每名銀五兩三錢五分無復差
矣總計散銀若干視之上界僅多五十兩焉雖

時方多警宜廣用人而
國用所關亦不敢過益以滋費也後來洋中所目
用事之時實在乎得人而不在乎多
余又聞二公所用班手十人而當時八人不能
其事至岸而鞭之遲矣曷若慎擇之於初二公
所用者聞多由府縣縣取具吏書欲行者或期
而行欲免者或求而免如是而曰得人難矣後
之使者其尚精采用事者頭目數人而其餘令
各自舉又叅之訪論其庶幾乎
再是年至琉球時夥長許嚴陳大韶李子顯等

皆余與李君推巳廩食食之舵公吳宗達馬祿等則推二衙家人口糧給之

是役余用漳人頗多蓋亦信舊錄所云而言者頗搖之予執定不移後洋中折舵非陳孔成之提調非吳宗達之諳歷勤勞非許嚴等之鎮定非散班之奔走敏捷則五百人何有哉且漳人至彼守法不苟其梅花定海外衛軍士亦間有可用終不若彼之慣習若近城水稍三衛軍士則一籌莫展帶之多適礙手脚後之用人者審之

敬神

原錄云五月十一日夕望見姑米山十三日風轉而北逆不可行十四夕舟刺刺有聲若有分崩之勢罅隙皆開以數十人轆轤引水水不能止衆曰不可支矣齊呼天妃而號剪髮以設誓予等不能禁徹夜不寐坐以待旦忽一家人匍匐入艙抱予足口噤不能言良久方云速求神佑船巳壞矣予等聞此心戰神怖無可奈何嘆曰各抱

詔勑以終吾事餘非所計也於此將焉求之而又將

焉迅之十八日風少息挽舟而出亦斜倚於岸衆恐其傷于石大驚幸前月親督修艙不爲所傷復止二十日始克開洋夷舟同行二十一日夜颶風陡作舟蕩不息大桅原以五木攢者竟拆去須臾舵葉亦壞幸以鐵梨木爲柄得獨存舟之所恃以爲命者桅與舵也當此時舟人哭聲震天予輩亦自知決無生理相顧嘆曰天命果如此以討免者得之矣狐死尚正首丘嗚呼狐之不能若也舟人無所庸力但大呼天妃求救予等爲軍民請命亦叩首無已果有紅光燭舟舟人相報曰天妃至矣吾輩可以生矣舟果少寧翼日風如故尚不敢易舵衆皆廢寢食以待斃不復肯入艙上水同行夷舟遂相失不知所往二十三日黑雲蔽天風又將作有欲易舵者曰舵無尾不能運舟風弱猶可以持烈則不可救有不欲易者曰當此風濤去其舊而不得安其新將奈何衆不能決請命於予等予等曰風濤中易舵靜則可以生動則可以死中心惶惑亦不能決令其請珓於天妃乃得吉兆衆遂躍然起舵舵柄甚重約有二千餘斤平時百人

舉之而不足是時數十人舉之而有餘兼之風恬浪止倏忽而定定後風浪復厲神明之助不可誣也舵既易衆始有喜色二十六日忽有一蝶飛繞於舟僉曰山將近矣有疑者曰蝶質甚微在樊圃中飛不過百步安能遠涉滄溟此殆非蝶也神也或將有變速令舟人備之復有一黃雀立於桅上雀亦蝶之類也令以米飼之馴馴啄盡而去是夕果疾風迅發白浪拍天巨艦如山漂蕩僅如一葦稍後距水不下數丈而水竟過之長年持舵者衣盡濕則艙中受水又可知也風聲如雷而水聲助之真不忍聞舟一斜側流汗如雨予等懼甚衣服冠而坐欲求速溺以紓其懼又相與嘆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內外百神皆爲之效職天妃獨不我救乎當此風濤中而能保我數百民命真爲奇功矣當爲之立碑當爲之奏聞于

上言訖風若少緩舟行如飛徹曉巳見閩之山矣舟人皆踴躍鼓舞以爲再生稽首於天妃之前者若崩厥角也十月初二日入城匾匾二人何德獲此實荷

聖天子威福以致神明之佑不偶然也今越旬日同
行之舟尚未至或不免漂溺之患焉嗚呼危哉
嗚呼危哉
霖按是年閏五月初四日至赤嶼無風舟不能
行當晝有大魚出躍從者謂如一舟然旁有數
小魚夾之至暮舟震撼衝擊莫知其故自艙上
觀之則風平浪靜而舟之顛危次日愈甚余與
李君目眩心悸召長年問之皆謂無風而船如
此事誠可恠所喜者船力勞壯堅固决保無虞
慰安余二人既退余使人偵之則皆稽首天

之前禱矣中夜顛危益甚李君曰事將何如余
曰造船用人乃人事之可盡者此以外豈復能
與且余二人所捧者
朝命也
皇上德被幽明海神必且效若時余二人既不能安
枕中夜見忽有明光燭舟舟稍安嚴百戶舵工
等俱得異夢六日辰刻夥長舵工請余二人拜
風且謂有所愛之物可施之余思出京時曾有
人惠金光明佛經又舵工陳姓者能作紙舟以
禳余曰事無害於義從之可也余二人官服以

拜口爲文以告道人等用經與緜舟昇之艙口
祈之而風忽南來諸從者尚未回謝天妃之前
咸仰呼曰風到風到遂滿蓬而行至初九日登
岸神明之既顯矣
十月十九日開洋回國東北風旺至二十日午
刻忽有麻雀一双宛宛來泊艙蓬陳大韶等見
之卽心動曰此神雀報信又往年陳高二爺回
時之兆倏忽間黑雲接日冥霧四塞冷雨颶風
號呼大發余令吳宗逵等謹備之行至夜二鼓
舵忽折去舉舟哭天而叩天妃余亦呼天妃告

曰此華夷五百人性命豈可易易至天明風連
旺不止舵不能換二十二日辰時余眩瞑甚矣
藎五日不一粒生死余亦已決肚外惟是五百
人尚不能忘念乃召書吏陳珮且肇札床前余
口爲文授之令書以檄天妃前舟中鷄鴨牲口
之類尚多余問之庖人曰不知何時靡孑遺矣
惟一鵞尚存余令宰之告曰霖等欽奉
上命冊封琉球仰荷神祐公事既完茲當歸國洋中
折舵無任驚惶惟爾天妃海岳偕
國家廟祀正神茲朝使危急華夷五百生靈所係



豈可不施拯救若霖有貶心之行即請殛之於
床無為五百人之累若尚可改過而自新也神
其大顯靈威俾風恬浪靜更置前舵庶幾可以
圖全神其念之毋作神羞既祭後風稍息諸人
亦求珓於天妃許之遂易新舵諸人大發願心
祈修醮與余亦許歸
朝奏請如例遣祭舵工陳與珙又善降箕乃用李
君一家僮倂不能字者扶之字皆倒書曰有命
之人可施拯救欽差心好娘媽保船都平安也
嗟乎鬼神寔邈談者未有不疑然此四無邊岸
之中宛弱雙雀何從而來易舵之後又一鳥常
據於桅尾何從而來孰謂世間事可盡以常理
臆決哉到岸日凡諸人祈許余令一一修還所
謂毋使行負神明何敢以險既平而遽忽諸



天妃靈應記

神怪之事聖賢不語非忽之也懼民之惑於神而遺人道也侃自蚤歲承父師之傳佩敬而遠之之戒凡禱祠齋醮飛符噀水誦經禮佛之類閭黨有從事者禁之不可則出避之或過其宮則致恭效程子焉廼者琉球國請封

上命侃暨行人高君澄往將事飛航萬里風濤叵測

璽書鄭重一行數百人之生厥繫匪輕爰順輿情用

閩人故事禱於

天妃之神且宮舫土方為祠事之舟中人朝夕

尹禮必虔真若懸命於神者靈貺果昭將至其
國逆風蕩舟瀕不可禦群譟乞神風定塞椥乃
得達及成禮還解纜越一日中夜風大作檣折
舵毀群譟如初須臾紅光若燭籠自空來舟皆
喜曰神降矣無恐頃風未巳又明日黑雲四起
議易舵未決卜珓於神許之易之時風恬浪靜
若在沼沚舵舉甚便若揷籌然人心舉安允荷
神助俄有蝶戲舟及黃雀止檣或曰山近矣或
曰蝶與雀飛不百步山何在其神使報我以風
乎予以其近於載鳴鳶之義領之曰謹備諸巳

而颶夜作人力罔攸施衆謂胥及溺矣予二人
朝服正冠坐祝曰我等貞臣恪共
朝命神亦聰明正直而一者庶幾顯其靈語畢風漸
柔黎明達閩神之精英烜赫能捍大患如此謂
非
皇上懷柔百神致玆效職哉然非身遇之安敢誣也
㨿之祭法廟而事之允宜在宋元時巳有封號
廟額
國朝洪武永樂中屢加崇焉予二人縮廩附造舟
餘值新之ナ石望崎行祠則從行者斂錢以修



行館開之
朝用彰神貺因紀其槩高君讓佩援筆畢以告巡
按侍御方君涯題之又命福郡倅姚一和視勒
諸石

广石廟碑文

一崖郭汝霖撰

广石廟海神天妃者也天妃生自五代含真蘊化毓爲明神歷宋歷元迄我明顯靈巨海禦災捍患拯溺扶危每風濤緊急間現光明身著幹旋力禮所謂有功於民報崇祀典而广石爲長樂濱海地登舟開洋必此始廟之宜舊傳自永樂內監下西洋時創焉成化七年給事中董旻行人張祥使琉球新之嘉靖十三年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感墜板異復新之板上所書即[illegible]長新廟月日也



嘉靖三十七年琉球世子尚元乞封
上命汝霖充使往而副以行人李君際春余承命南
下長老多敬余致敬天妃之神弭節閩臺造舟
百凡按陳高使錄行惟十石廟遭倭寇焚乃耆
老劉仲堅等聞余至亦來言廟事余檄署篆孫
通判大慶考其遺趾并材料工價值百金往陳
高捐俸二十四金助余與李君如之往從行者
各斂銀一星得三十兩餘是則從行者尚未定
名往長樂民力饒可以鳩工今連年有兵務往
劉知縣尹邑久今孫乃署篆且未久也於是七
十余金無從得余因言於代巡樊公斗山樊遂
標罰贖餘成其事且命通判速工請記於余不
兩越月廟貌嵒新巍然煥然瞻趍有所人心起
敬他日飛航順便重荷神貺者樊之功哉或因
是以鬼神事質於余余曰是說也薦紳先生難
之矣考孔子曰敬而遠之夫謂之敬必有以也謂
之遠特不專是以徼媚云耳故其祭神如神在
鄉人儺朝服立阼階孔子豈無見耶而枌學小
生稍談鬼神則冐然稱詫昧避諂瀆譏及遇憂
患害輒俛首叩禱不暇果能知事人事鬼者

